

續高平縣志

第三冊

登件番號

No. 2315



續高平縣志卷之十三

藝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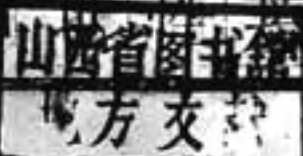
舊志藝文先詩後文遵蕭選例也龍志則先文後詩而
刪節其鄙冗與無繫於大者棄取甚嚴矣顧鴻篇鉅製
固經世之典謨而範水模山亦博文之餘緒兼收並蓄
不可謂摛藻揚芳必無與於學問也夫興觀羣怨言
情事父事君言倫常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卽博物意
篇什如是文章亦然以次續入與其失之於闕也無如
失之於濫一邑文獻搜括幾盡

雜著一

(25351)



01584



續高平縣志

卷之十三 雜著

一

長平之戰

前漢司馬遷

秦昭王四十四年白起攻南陽太行道絕之四十五年代韓之野王野王降秦上黨道絕其守馮亭與民謀曰鄭道已絕韓必不可得爲民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若受我秦怒必攻趙趙被兵必親韓韓趙爲一則可以當秦因使人報趙趙孝成王與平陽君平原君計之平陽君曰不如勿受受之禍大於所得平原君曰無故得一郡受之使趙受之因封馮亭爲華陽君四十六年秦攻韓緱氏藺拔之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長王齕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以按據上黨民四月齕因攻趙趙使廉頗將趙軍士卒犯秦斥兵秦斥兵斬趙裨將茄六月陷趙軍取二鄣四尉七月趙軍築壘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壘取二尉敗其陣奪西壘壁廉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爲讓而秦相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爲反間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旣怒廉頗軍多死亡軍數敗又反堅壁不敢戰而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馬服子將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爲上將軍而王齕爲尉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

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爲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已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及糧食至九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壘欲出爲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其將軍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爲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爲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

十八年十月秦復定上黨郡

清化寺碑

唐牛元敬

此山炎帝之所居也昔者攝提紀歲之後燧人火化之前穴處巢居茹毛飲血爰逮炎皇御宇道濟含靈念搏殺之虧仁嗟屠戮之殘德尋求旨味以替羶腥遍陟羣山備嘗庶草屆斯一所獲五穀焉記此靈奇顯其神異石類羊首遂立爲名於是剝制耒耜始興稼穡調藥石之溫毒除瘵延齡取黍稷之甘馨充虛濟衆人欽聖德號曰神農歷代崇恩峯亭享廟其山也左連修嶺橫巨嶂而峙滄波右接遐峰列長關而過絳闕烈山風穴泛祥氣而氤氳石鼓玉

泉洩雲雷而隱軫芬敷花藥春夏抽丹蒨鬱松蘿秋冬聳翠人天交集仙聖遊居巒巒之靈宮猶鹿苑之佳地播生嘉穀柱出茲山矣

碑陰

所有當寺方圓八里東至秦關古道下面東西石楞并虎谷南高僧嶺所管南至團池古羔分水西至秦關棚村道下面東西石楞并古尼寺下平取正北至雙浮圖下古道以上所管永記於銘後

周世宗高平之捷

五代史

周太祖崩劉旻聞之喜遣使乞兵於契丹契丹遣楊衮將鐵馬萬騎及奚諸部兵五六萬人號稱十萬以助旻旻以張元徽爲先鋒自將騎兵三萬攻潞州李筠遣穆令鈞以步騎二千拒元徽於太平驛元徽擊敗之遂圍潞州是時世宗新卽位以謂旻幸周有大喪而天子新立必不能出兵宜自將以擊其不意自宰相馮道等多言不可世宗意甚銳顯德元年三月親征甲午戰於高平李重進白重贊將左樊愛能何徽將右向訓史彥超居中軍張永德以禁兵衛蹕旻亦列爲三陣張元徽居東偏楊衮居西偏旻居其中衮望周師謂旻曰勅敵也未可輕動旻奮髯曰時不可失無妄言衮怒而去旻號令東偏先進王德中叩馬諫

日南風甚急非北軍之利也宜少待之旻怒曰老措大毋
妄沮吾軍卽麾元徽元徽擊周右軍兵始交愛能徽退走
其騎軍亂步卒數千棄甲叛降元徽呼萬歲聲振川谷世
宗大駭躬督戰士士皆奮命爭先而風勢愈盛旻自麾赤
幟收軍軍不可遏旻遂敗日暮旻收餘兵萬人沮澗而止
是時周之後軍劉訶將之在後未至而世宗銳於速戰戰
已勝訶軍繼至因乘勝追擊之旻又大敗輜重器甲乘輿
服御物皆爲周帥所獲旻獨乘契丹黃驢白鷗窠嶺間道
馳去夜失道山谷間得村民爲鄉導誤趨平陽得他道以
歸而張元徽戰歿於陣楊衮怒旻按兵西偏不戰故獨全
軍而返旻歸爲黃驢治廐飾以金銀食以三品料號自在
將軍世宗休軍潞州大宴將士斬敗將樊愛能何徽等七
十餘人軍威大振

河渠志

元史

至正四年夏五月大雨二十餘日黃河暴溢水平地深二
丈許北決白茅堤六月又北決金堤並河郡邑濟甯單州
虞城碭山金鄉魚臺豐沛定陶楚邱武城以至曹州東明
鉅野鄆城嘉祥汶上任城等處皆罹水患民老弱昏墊壯
者流離四方水勢北侵安山沿入會通運河延袤濟南河
間將壞兩漕司鹽場姁國計甚重省臣以聞朝廷患之遣

使體量仍督大臣訪求治河方略九年冬脫脫既復爲丞相慨然有志於事功論及河決卽言於帝請躬任其事帝嘉納之乃命集群臣議廷中而言人人殊唯都漕運使賈魯昌言必當治先是魯嘗爲山東道奉使宣撫首領官循行被水郡邑具言魯遂成策後又爲都水使者奉旨詣河上相視驗狀爲圖以二策進獻一議修築北堤以制橫潰其用功省一議疏塞並舉挽河使東行以復故道其功費甚大至是復以二策對脫脫聽其後策議定乃薦魯於帝大稱旨十一年四月初四日下詔中外命魯以工部尙書爲總治河防使進秩二品授以銀印發汴梁大名十有三路民十五萬人廬州等戍十有八翼軍二萬人供役一切從事大小民軍咸稟節度便宜興繕是月二十二日鳩工七月疏鑿成八月決水故河九月舟楫通行十一月水土工畢諸埽諸堤成河乃復故道南匯於淮又東入於海帝遣貴臣報祭河伯名魯還京師論功超拜榮祿大夫集賢大學士其宣力諸臣遷賞有差賜丞相脫脫世襲荅刺罕之號特命翰林學士承旨歐陽玄製河平碑文以旌勞績玄旣爲河平之碑又自以爲司馬遷班固記河渠溝洫僅載治水之道不言其方使後世任斯事者無所考則乃從魯訪問方略及詢過客質吏牘作至正防河記欲使來世

罹河患者按而求之其言曰治河一也有疏有濬有塞三者異焉醜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疏濬之別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河生地有直有紆因直而鑿之可就故道故道有高有卑高者平之以趨卑高卑相就則高不壅卑不瀦慮夫壅生潰瀦生堙也河身者水雖通行身有廣狹狹難受水水益悍故狹者以計闢之廣難爲岸岸善崩故廣者以計禦之減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狂水隳突則以殺其怒治隄一也有創築修築補築之名有刺水隄有截河隄有護岸隄有縷水隄有石缸隄治婦一

也有岸埽水埽有龍尾攔頭馬頭等埽其爲埽臺及推卷牽制壅掛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鐵用草用木用棧用繩之方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龍口缺口者已成川豁口者舊常爲水所豁水退則口下於隄水漲則溢出於口龍口者水之所會自新河入故道之漑也此外不能悉書因其用功之次第而就述於其下焉其濬故道深廣不等通長二百八十里百五十四步而強功始自白茅長百八十二里繼自黃陵岡至南白茅闕生地十里口初授廣百八十步深二丈有二尺已下停廣百步高下不等相折深二丈及泉曰停曰折者用古算法因此推彼知其勢之低昂

相準折而取勻停也南白茅至劉庄村接入故道十里通折墾廣八十步深九尺劉莊至專固百有二里二百八十步通折停廣六十步深五尺專固至黃固墾生地八里面廣百步底廣九十步高下相折深丈有五尺黃固至哈只口長五十一里八十步相折停廣墾六十步深五尺乃濬凹里減水河通長九十八里百五十四步凹里村缺河口生地長三里四十步面廣六十步底廣四十步深一丈四尺白凹里生地以下舊河身至張贊店長八十二里五十四步上三十六里墾廣二十步深五尺中三十五里墾廣二十八里深五尺下十里二百四十步墾廣二十六步深五尺張贊店至楊青村接入故道墾生地十有三里六十步面廣六十步底廣四十步深一丈四尺其塞專固缺口修隄三里并補築凹里減水河南峽豁口通長二十里三百十有七步其斂築河口前第一重西隄南北長三百三十步面廣二十五步底廣三十三步樹置椿橛實以土牛草葦雜梢相兼高丈有三尺隄前置龍尾大埽言龍尾者伐大樹連梢繫之隄旁隨水上下以破鬪岸浪者也築第二重正隄并補兩端舊隄通長十有一里三百步缺口正隄長凹里兩隄相接舊隄置椿堵閉河身長百四十五步用土牛草葦梢土相兼修築底廣三十步修高二丈其岸

上土工修築者長三里二百十有五步有奇高廣不等通高一丈五尺補築舊隄長七里三百步表裏倍薄七步增卑六尺計高一丈築第三重東後隄并接修舊隄高廣不等通長八里補築凹里減水河南岸豁口四處置樁木草土相兼長四十七步於是塞黃陵全河水中及岸上修隄長三十六里百三十六隄其修大隄刺水者二長十有四里七十步其西復作大隄刺水者一長十有二里百三十步內窳築岸上土隄西北起李八宅西隄東南至舊河岸長十里百五十步顛廣四步趾廣二之高丈有五尺仍築舊河岸至入水隄長四百三十步趾廣三十步顛殺其六

之一按修入水兩岸埽堤并行作西埽者夏人水工從自武作東埽者漢人水工徵自近畿其法以竹絡實以小石母埽不等以蒲葦綿腰索徑寸許者從鋪可一二步長可二三十步又以曳埽索綯徑三寸或四寸長二百餘尺者橫鋪之相間復以竹葦麻糝大絳長三百尺者爲管心索就繫綿腰索之端於其上以草數千束多至萬餘勻布厚鋪於綿腰索之上橐而納之丁夫數千以足踏實推卷藉高即以水工二人立其上而號於衆衆聲力舉用小大推梯推卷成埽高下長短不等大者高二丈小者不下丈餘又用大索或互爲腰索轉致河濱選健丁操管心索順

埽臺立踏或掛之臺中鐵猫大槓之上以漸縋之下水埽後掘地爲渠陷管心索渠中以散草厚覆築之以土其上復以土牛雜草小埽梢土多寡厚薄先後隨宜修疊爲埽臺務使牽制上下縝密堅壯互爲犄角埽不動搖日力不足火以繼之積累既畢復施前法卷埽以厭先下之埽量水淺深制埽厚薄疊之多至四埽而止兩埽之間置竹絡高二丈或三丈圍四丈五尺實以小石土牛既滿繫以竹繩其兩旁并埽密下大椿就以竹絡上大竹腰索繫於椿上東西兩埽及其中竹絡之上以草土等物築爲埽臺約長五十步或百步再下埽即以竹索或麻索長八百尺或

五百尺者一二雜廁其餘管心索之間俟埽入水之後其餘管心索如前繩掛隨以管心長索遠置五七十步之外或鐵猫或大椿曳而繫之通管束累日所下之埽再以草土等物通修成隄又以龍尾大埽密掛於護隄大椿分析水勢其隄長二百七十步北廣四十二步中廣五十五步南廣四十二步自顛至趾通高三丈八尺其截河大隄高廣不等長十有九里百七十七步其在廣陵北岸者長十里四十一步築岸上土隄西北起東西故隄東南至河口長七里九十七步顛廣六步趾倍之而強二步高丈有五尺接修入水施土牛小埽梢草雜土多寡厚薄隨宜修疊

及下竹絡安大椿繫龍尾埽如前兩隄法唯修疊埽臺增用白礪小石并埽上及前薦修埽隄一長百餘步直抵龍口梢北欄頭三埽並行埽大隄廣與刺水二隄不同通前列四埽間以竹絡成一大隄長二百八十步北廣百一十步其顛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二丈五尺通高三丈五尺中流廣八十步其顛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五丈五尺通高七丈并叙築縷水橫隄一東起北截河大隄西抵西刺水大隄又一隄東起中刺水大隄西抵西刺水大隄通長二里四十二步亦顛廣四步趾二之高丈有二尺修黃陵南岸長九里百六十步內窺岸土隄東北起新補白茅故隄西南至舊河口高廣不等長八里二百五十步乃入水作石舡大隄蓋由是秋八月二十九日乙巳道故河流先所修北岸西中刺水及截河三隄猶短約水尙少力未足恃決河勢大南北廣四百餘步中流深三丈餘益以秋漲水多故河十之八兩河爭流近故河口水刷岸北行洄漩湍激難以下埽且埽行或遲恐水盡湧入決河因淤故河前功遂隳魯乃精思障水入故河之方以九月七日癸丑逆流排大舡二十七艘前後連以大桅或長橋用大麻索竹緹絞縛綴爲方舟又用大麻索竹緹周船身繳繞上下令牢不可破乃以鐵猫於上流

石船下詣實地出水基趾漸高復卷大埽以壓之前船
勢略定尋用前法沈餘船以竟後功昏曉百刻役夫分番
甚勞無少間斷船隄之後草埽三道並舉中置竹絡盛石
並埽置椿繫纜四埽及絡一如修北截水隄之法第以中
流水深數丈用物之多施功之大數倍他隄船隄距北岸
纜三四十步勢迫東河流峻若自天降深淺叵測於是先
卷下大埽約高二丈者或四或五始出水面修至河口一
二十步用功尤艱薄龍口喧騰猛疾勢撼埽塞隘裂欹傾
俄遠故所觀者股栗衆議騰沸以爲難合然勢不容已魯
神色不動機解提出進官吏工徒十餘萬人日加獎諭辭
旨懇至衆皆感激赴功十一月十一日丁巳龍口遂合決

河絕流故道復通又於隄前通卷欄頭埽各一道多者或
三或四前埽出水管心大索繫前埽碾後關頭埽之後後
埽管心大索亦繫小埽碾前關頭埽之前後先羈縻以鋼
其勢又於所交索上及兩埽之間壓以小石白闌土牛草
土相半厚薄多寡相勢措置埽隄之後自南岸復修一隄
抵已閉之龍口長二百七十步船隄四道成隄用農家場
圃之具曰轆軸者穴石立木如比櫛連前埽之旁每步置
一轆軸以橫木貫其後又穴石以徑二寸餘麻索貫之繫
橫木上密掛龍尾大埽使夏秋潦水冬春凌澗不得肆力
於岸此隄接北岸截河大隄長二百七十步南廣百二十
步顛至水面高丈有七尺水面至澤腹高四丈二尺中流
廣八十步顛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五丈五
尺通高七丈仍治南岸護隄埽一道通長百三十步南岸
護岸馬頭埽三道通長九十五步修築北岸隄防高廣不
等通長二百五十四里七十一歩白茅河口至板城補築
舊隄長二十五里二百八十五歩曹州板城至英賢村等
處高廣不等長一百三十三里二百歩稍岡至碭山縣增
培舊隄長八十五里二十歩歸德府哈只口至徐州路三
百餘里修完缺口一百七處高廣不等積修計三里二百
五十六歩亦思刺店縷水月隄高廣不等長六里三十歩

其用物之凡椿木大者二萬七千榆柳雜稍六十六萬六千帶稍帶根株者六千六百藁秸蒲葦雜草以束計者七百二十三萬五千有奇竹竿六十二萬五千葦席十有七萬二千小石二千艘繩索小大不等五萬七千所沈大船百有二十鐵纜三十有二鐵猫三百三十有四竹筏以斤計者十有五萬礮石三千塊鐵鑽萬四千二百有奇大釘三萬三千二百三十有二其餘若木龍鬘椽木麥稽扶椿鐵叉鐵弔枝麻搭火鈎汲水貯水等具皆有成數官吏俸給軍民衣糧工錢醫藥祭祀賑恤驛置馬乘及運竹木沈船渡船下椿等工鐵石竹木繩索等匠傭貲兼以和買民地爲河併應用雜物等價通計中統鈔百八十四萬五千六百三十六錠有奇魯嘗有言水工之功視土工之功爲難中流之功視河濱之功爲難決河口視中流又難北岸之功視南岸爲難用物之效草雖至柔能狎水水漬之生泥泥與草并力重如礎然維持夾輔纜索之功實多蓋由魯習知河事故其功之所就如此玄之言曰是役也朝廷不惜重費不吝高爵爲民辟害脫脫能體上意不憚焦勞不恤浮議爲國拯民魯能竭其心思智計之巧乘其精神瞻氣之壯不惜劬瘁不畏譏評以報君相知人之明宜悉書之使職史氏者有所考證也先是歲庚寅河南北童謠

卷之十三
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魯治河果於黃陵岡
得石人一眼而汝潁之妖寇乘時而起議者往往以謂天
下之亂皆由賈魯治河之役勞民動衆之所致殊不知元
之所以亡者實基於上下因循狃於宴安之習紀綱廢弛
風俗偷薄其致亂之階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來久矣不
此之察乃獨歸咎於是役是徒以成敗論事非通論也設
使賈魯不興是役天下之亂詎無從而起乎今故具錄玄
所記庶來者得以詳焉

秬黍說

明朱載堉

依鈔製成營造尺矣將此尺兩端各截去一寸止用中間
八寸何也舊說歲有豐儉地有肥瘠取黍大小未必得中
此語誠然余嘗取羊頭山最大黑黍八十一粒用糊或膠
塗尺上縱累成尺恰八寸又一年八十二三粒不滿八寸
又一年七十八九粒已滿焉故據八寸爲中黍定式也羊
頭山一處黍尚如此不等况西漢都長安西晉都雒陽其
黍必不如羊頭山明矣劉歆荀勗所造律度量衡不佳無
佳黍也嗚呼累黍之法名爲最密實最疎若欲揀擇中式
之黍須將格式預先議定有格式法程而後可選也上黨
秬黍佳者縱累八十一枚橫累百枚皆與營造尺八寸相
合然此佳黍亦自難得若或不满營造尺八寸者慎勿誤

用歷代造律而致樂聲焦急其失坐在黍不佳也古名上黨郡謂其地極高與天為黨說苑謂高田宜黍是也所謂羊頭山非指山巔也山巔豈種田處蓋指山麓云耳本山旁礪數十村圍遶三大縣東北屬長治西北屬長子正南屬高平三縣所產黍皆名羊頭山黍要之不拘山遠近只擇異樣大黍皆可若縱累八十一枚橫累百枚不及營造尺八寸者雖產本山亦勿誤用將黍帶穗不經連耬石碾方可故須帶穗用手揉去稃令明日少年揀取大號者依

排尺上若過八寸名為大黍不滿八寸名為小黍恰好八寸名為中黍古所謂中者此之謂也余又創造錫方寸式其斜弦縱九黍或橫十黍黍處各為一孔長闊如黍形而非圓孔也取一一黑黍皆置孔中孔不能容名為太過舉起錫式黍即脫落名為不及舉式銜黍日光透亮無空隙者名為中式如是選縱黍八十一枚橫黍百枚各累成尺皆合八寸則錫式之孔可用矣不合者頻頻改造至數次方定也如一一從孔中向日光仔細揀選千萬黍中豈無佳者是故多多益善選取中式黍一千二百粒天平稱之重三錢者乃真正秬黍也不合天平三錢重者燥濕輕重雖殊無妨但係或大或小輕重殊則不可却如前法選千二百粒稱亦三錢以紙包訖如是選中三十二包每包之

黍皆重三錢共重九兩六錢是爲古秤一斤然則古秤十斤卽今六斤也三十斤爲均卽今十八斤也四均爲石卽今七十二斤也古權衡與今秤名雖似異而實同蔡元定律呂新書謂四均爲石進位定作一萬九千二百兩其謬如此孰謂知律

本該一千九百二十兩

議處糧運疏

郭 鋈

竊惟善治者貴通其變思患者在預其防唐李絳曰憂先於事故能無憂事至而憂無救於事宋蘇軾曰救災恤患尤當在早國家定賦歲漕米四百萬石軍儲廩祿胥所仰給其事體最爲重大顧天雨人墜運道淤塞至屢宸慮遣

官節法財食憂勤而當事之臣亦皆展轉計圖莫知所措夫廣救者慮遠救偏者工全今之爲漕計者要不過曰挑漕曰盤剝曰寄囤三者而已夫挑漕經也盤剝變也寄囤權也守經而不泥濟變而不迂達權而不泥均之可以裕國用而康時艱三者事若相離而道則相成固有所當兼舉而不廢者近該戶部題爲河道水涸阻誤運事奉聖旨爾每職司國計糧運不至全不經心預圖但今已差大臣前去料理且依擬行欽此臣等切計該部擬議止於處給腳價量爲盤剝此亦深慮漕政重大不敢執偏議以渙羣心故也但今期限日迫人情洶洶重運淺阻輻輳水次風

火盜竊意外之虞亦誠有如都御史周金所慮者仰賴我皇上精誠默孚百靈效順適今雨澤倏至河流自通則糧運卽無所阻雖淺船零剝似亦可免脫或圍於氣數雨復愆期河源涸澁疏濬莫暢則挽拽艱辛耽延滋甚國儲所關事變所伏誠不可不周慮者所據徐州迤北河防峻整水亦易蓄縱有淤淺疑無足慮但徐呂二洪實當天下之至險非得懸水數丈難以竟濟洪之下河面廣闊旱極水微日就消滅而湖廣江浙應天蘇松淮揚等處糧運過淮由洪而入閘者大帮雲集幾三百萬石梗阻野泊勢難防範瀕海多盜人懷隱憂訪得徐州水次一帶尙多

空閒倉庫未盡想比往年設立雖非王寄圃而及時葺補量爲收容則亦權宜通變有補於漕政者未可遂以爲非也查照漕運事宜內一款每年三月八月戶部選差郎中主事各一員請勅前去沿河一帶催僱供用白糧並漕運軍儲應行事務悉聽從宜處治臣等伏望勅下戶部從權議擬毋泥故常將各該催僱官員已差者嚴加督責未差者速爲題請令其星馳前去會同漕運衙門及督濬大臣一面疏導全河挑淺隄溜期在目下通濟船運可行一面催僱小船晝夜盤剝不許觀望遷延希圖寄處仍復查照各運原派倉廩分別輕重除內府供應糙白粳米并百官

俸糧等項緊要不可缺者先行剝運過洪挨幫前進其餘定擬分數量於徐州水次隨便倉廩少爲收寄以俟下年糧運或秋後河道另行議處則事體不至譁張而憂虞亦或可免運官人役後不得接以爲例妄行陳乞若今引濬通利仍復照常催運前來亦不許輒徇便捷以壞漕規如此庶固惟極常變之宜而緩急有濟計處盡通融之妙而經用不虧矣

傅竹峰述職序

竹峰傅侯之治泫也甫踰朞政績表著臺薦交疏適戊午肆朝之期以職當行侯於郭氏有年誼族之仕而耆者待川而髦者游巖序而學者德侯旃鑄欲繁言贈侯一泉子

曰侯清操惠政旌於監司揚於士論流於民謠夫人知其其當時事之艱功同力倍則人抑或有未盡知者蓋泫介澤潞之間區雖衝而事實簡頃年使者冠蓋道出旁午送迎館穀之節日不暇給是謂供應之劇泫氏產薄而賦益急額外之派加昔數倍竭澤而漁罄罄者日衆是謂征歛之繁往之塵居而賈者稅有定則今則計物起徵商懼而遠去當事者取足季報之數民苦督責易產以輸是謂辦納之苦泫俗積久而漓矯誕成習專飾飛語以阜白官司詆誣善類聞一事而衆咻蜩蝮與不顧是非吠聲射影是謂

風俗之偷武斷之徒挾其詐力誘故族之良子弟而博奕
焉息名羊羔頃刻數倍往往破人之產是謂民行之惡凡
此數者受誣莫支卽貽難於我民侯調停濯滌力圖康濟
間有政人所諱爲者身任之不辭卒使劇者理繁者省苦
者樂偷者息惡者化姦宄屏迹民乃底定古所謂循吏不
庶乎哉在昔邦國朝於王所惟善惟慶於是有錫爵錫杖
錫車服若幣之典侯之績偉譽彰在部院重臣知之眇矣
不識果能盡知侯當時事之艱其用心忠勤倍於往習否
耶雖知矣不識果能秉公廸正聞於天子破格起次而以
殊典報侯否耶傳曰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侯之功德可臺
可督可卿可相官賞之懋信可期者於其行顛跂而俟之

重修演武亭記

劉崇文

泫氏額有演武亭一區坐瀨丹澗兩集山濤暑衡秋齧防
岸崩圯殆爲水伯匯浸邑劉侯振而新之輦虞衡之材伐
太行之石鳩陶埴之工駟子來之旅稱畚畧基量工命日
增卑倍薄撤故飾材欲農兵之堂於北闕騎射之道於南
峻牙章之臺於中退食有齋晏息有閣績以丹堊采以青
藻飛葦苞茂煌煌壯而麗矣懼師徒讐於六步七步之律
也繚以垣墉百堵鱗次召其趺落千夫雲屯縣賞格時簡
閱荷盾矛森侍於旁披介冑馳走於下肅矣軍容赫焉武

備巋然榆關柳塞虎豹之勢雄峙山隅且轉徙之煩匪擾
於鄉呀呷之聲無號於市降婁纏而戒事鶉首正而告成
侯將載歲日第工庸廼紹介於文乞言以紀語曰天下安
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今天子道化翔洽於海壖聲施漸
訖於瓠黃夷落獻琛獠輸賚月支日出之部辨髮貫胸
之首靡不稽首稱藩伏鼠執贄利覩聖明幸濡汪澤舞干
苗格尙虞舜之誕敷因壘崇降邁周文之怙冒鑄鋒鎬橐
弓矢放馬歸牛不觀兵時也厥工肇興不幾於勞乎是堂
雀之驩非厝薪之隱憂也司馬法云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兵不樂試於治世治世所不諱也成周比閭族黨出而折
衝禦侮故赴赴之夫桓桓之武不啻兔冒車攻詞也秦郡
置材官漢因之唐有州郡之兵宋有廂鄉之軍畜衆容民
除戒不虞兵之不可偃於天下也審矣時海內乂甯家國
閑暇尺籍之兵郡縣之民也苟治識大體政圖未然專封
疆者捍禦而較貔貅之士寄守令者豫職而募干城之夫
繕營壁精器械時訓閑無一不當百者則先事有備盡地
爲兵起距煙聚格鬪星羅敵愾之聲震於無外自將不戰
而無敵矣肆邁聖人在御神武而不殺者乎夫三晉之鄙
長平之墟用武地也昔抱真守澤籍丁男三之一農隙角
射三年得勁卒二萬人故昭義步射冠諸軍何世之業官

者恒以剋更爲嫌樂循襲憚改作視公家爲傳舍遲明棄
去若侯之任勞任怨整隊釐蠹理國甚於理家顧難哉
嗟夫徹桑濡柳菴士也憂治危明蓋臣也侯抱文事武備
之猷樹外寧內憂之防侯之其不其爲蓋臣乎哉余歌周
雅賡魯頌志侯報國之貞而因冀疆圉之臣咸奏乃績云
爾

大理卿許東張公墓表

馮琦

公諱鹵字召和河南之儀封人世有聞者其最顯爲光祿
公諱某生某是爲公父公幼警敏受知於其鄉先正後渠
崔公浚川王公年二十一舉鄉試凡數上春官不第名日
益高至己未成進士除婺源高平二邑令乙丑以治行異
等徵拜禮科給事中屢遷兵科都給事中聲藉甚庚午晉
太常寺少卿辛未遷右通政是年九月拜南京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撫浙江以思母雷太恭入棄官歸戊寅詔守舊
秩撫保定論功加右副都御史陞大理寺卿坐不能事當
路左遷南京太常寺卿乞休歸凡再薦起不果用而稱考
終命乃其磊砢大節執德不同言論風采動天下則雖不
用猶用雖死猶不死之公性英毅慷慨多大略持論侃侃
無所避初入爲諫議大夫卽論罷附權倖者二人朝論服
其強正值穆宗踐祚公請勤視朝泣經筵廣顧問以隆新

政上嘉納之今上甫六齡公引累朝立東宮故事以請已
復上言僕御左右勢易親情易浹事易習言易入引輩吉
懷安事奏慎選內巨給事東邸當是時塞上多事浮言蠅
起論者請遣大臣巡邊公疏言責任在已則易成鈐制多
則相委兵備不足攝以巡撫巡撫不足攝以總督總督不
足攝以巡邊事有難者則互相觀望互相滯格耳以是不
果遣宦官孟冲以內降有所罪公極言祖宗家法輔臣無
不與聞之政法司無不詳讞之刑中旨可邀置廷尉何爲
疏入衆爲公危之上知公忠讜不罪也內江相請更營制
公已見推爲奉常公六月一日猶草疏極言其不可或勸
公已遷官矣願少異公曰未拜命則猶諫官也疏入竟從
公議營制皆如故自銀臺擢中丞三領節鉞在金陵殲叛
卒烏應祥在河道獲妖人王後溪在保定修三關險阨數
百里保障功爲多大璫馮保在公部中乞公爲建坊公不
許以爲勞百姓力媚士大夫尙不可況內璫耶保目攝之
而未發也江陵公每與公談膝輒前席旣別與公約事可
否具以書相聞公每書來報書曰公不言是以待他人者
待僕也雖然亦無以待僕者待他人也其相向慕如此公
益自發舒引當否無所絀有所薦進及論刺皆獨行其意
不阿相君旨久之漸不能平嗾言官論公在遷南京太常

卿以去嗟乎言之難也當其抵掌促膝自以爲極知無所
不傾竭一語疑而千百語皆疑矣公旣罷凡來與相君語
者皆視眉宇頌功德結相君驩又五年江陵公卒向之爲
正言者久擯田野無復爲持平論而數年中視眉宇頌功
德者皆操戈爲難首用自解免嗟乎言之難與聽言用人
之難也張公雖以憚罷然始終孤立行一意尋未必直而
尺寸無所枉吾以爲公所直者大何必穹階乃稱尊貴哉
公喜讀古人書邃於理學言動師薛文清輯薛子名言以
自程則其立朝立身剛正自持非獨氣勝蓋見理也公先
後分校禮闈舉士六十人半爲名公卿而山陰王相公用
讜諍事明主以道進退世比之王范兩文正蓋得其師之
風烈云先大夫宗伯亦公戊辰所舉士不佞以通家末學
數侍公識其大者表諸墓道之石生卒年月子女具誌中
不具載

邑令任公祠記

衛一鳳

始者竟一任公令高平駿聲循譽入余耳者稔比一再道
其境度肅風清帖然四謚以是多公能於時治績方隆隆
起殊遷竚俟亡何而遭疾一邑皆奔禱請代不獲而公卒
則相與泣曰我菀斯舒我靡斯植我寧幹止嗟誰之力又
曰昔公來矣冬日熙熙今公徂矣秋風淒淒吁歎疾矣曷

維其依既歸櫬窮鄉婦子皆來扶送悲號聲慘動行道無已則爲祠俎豆春秋丐余言紀公德余思古循爽公孫僑之爲政也寬亦不慢猛亦不殘三年輿人誦曰子產而死誰其嗣之比歿則又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其遺愛在人如是迹其所自矢則亦曰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竊謂人臣盡瘁奉職委身官下固宜歿世有餘思者公以茂齡取高第輒死心在公由襄垣繁調是邑殷思拯民之瘼維時越訟煩興關提狎至豪猾饕餮冠盜充斥閭左害之公謂蠶茲民弗閑於教令以爲凶虐慘不畏明其慢頑實甚弗戢將益熾然濫刑以殘吾不忍爲也乃辟其尤無良者小則飭與吏始又爲訓示民業有經行有則游惰有禁繇寡悖獨有養於是姦人竦息不敢犯盜賊寢止於平民唯恐傷之有懷悉令自盡或訥辯之不格公一言中其隱竟無抑誣衆以爲神明卽有牙鼠角雀無或載鬼離鴻以爲越士之訴者矣先是邑有族相殺者株引濫及已歷數十誣公鞫知其誣白於臺使得頓解他郡邑有疑獄咸願就高平君理詞至公卽爲剖決分背去人快爲半日公事疆場孔棘索兵東戍入募者匪怯則驕公厚卹而嚴其法人咸感奮願赴邑中不知有戎馬之擾鄰邑尹徵兵不應且獲戾公代爲督發民間令曰公而召我夫何辭遂趣裝

以從嗟乎民不信其長令而信公此豈驅趙之所得哉尤
嘉意興賢學宮雲路皆爲新飭歲月躬試士士之誦習公
文章承口指者率以藝鳴賢科蔚起視昔爲盛一分校鄉
闈所收悉名士蓋不僅俗史簿書之爲能已公爲人廉明
仁恕手不經錢穀詞不比贖錢嘗遣兩蒼頭歸入驛卒拆
馬錢數十卽追咎於庭顏色耳目不假左右掾史司文案
者請朝入暮出則曰而固將以令爲嘗而以法爲市也責
黜之卒隸無需飲於鄉者何論賂遺然不以喜怒爲曲直
微責槩衆行或一人一日間而是非各狀恩威亦異故人
慄其難犯而樂其易事凡所釐飭果穀懇至不以德怨爲
嫌邑故以皇紬征杼柚絲實取辦兩邑鄰邑長悉以委泣
公力疾爲解免或曰公身之不皇恤於民何有公曰吾固
與民爲命重病於徵求民不堪命矣吾何愛焉鄰邑長竟
不能奪蓋所謂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者乎已病革聞秦昌
詔下曰吾顧不及翼新天子一効贊襄耶其自矢類如此
吾聞泣先令以賢俎豆春秋者則有楊慈谿董陽信諸公
煌乎配官牆無斃然猶得以顯陟大其施至若永清楊公
慈膏甫濡而遽卒於官誦述明德倍爲增愾今公之遺麻
餘澤似諸公而以勤歿於官也似楊公民之悲思哀慕而
恪其祀事者不又追配諸公無斃哉祠成有悍少博於堂

未幾日抵法問之則曰或驅焉蓋公嘗謂飲博者爲盜之原設防獨嚴故冥漠猶不輕宥耶生有惠於民歿而耀其靈是真足爲祀典先也已公諱大僚字一敬號竟一陝西高陵人登丙辰進士

渭南令杏園楊公行狀

國朝 王邦柱

癸未冬十月旣望謀至言潼關失守時杏園楊公令渭南兩嗣聖圖聖贊聞於家驚相謂曰渭去關百餘里貫長安道越二華則寇之全鋒渭獨當之大人素忠義庸有倖乎卽日併馳而西至河聞變兩嗣號慟欲絕旣得公尸扶櫬

歸十一月二十八日抵里門墓於檀嶺明遠公之側葬以

明年甲申之正月八日丁酉宜借鴻文銘諸中羨余與公同里聞且相知深謹狀其行實備採焉公姓楊氏初名芳春有兆芳春不宜第更名暄果以暄大捷字翼昭號曰杏園高平之城西北里人曾大父梅大父倫累世隱君子父朝光號明遠娶閻氏生二子長曰遇春公其仲也公生而慧穎明遠公居嘗稱說忠孝事公忻然曰兒爲此識者嘆其不凡明遠公挾贊南之宛謂閻曰是兒駒齒未落具有奔逸絕塵之氣閻門可高矣然無迫督需其力彊而學未晚也公年十四聞書聲而喜伏母前請受讀閻曰可矣使就外傅授以書每誦一過輒能通大義間出已意相質操

觚爲文章名宿皆以爲不及年十八補博士弟子閭孺人
喜曰而翁之言將驗乎踰年明遠公卒公執喪以禮旣憾
事父之日短務將母以爲懽於時公試輒高等受餼廩從
遊者數十人悉束脯之資供壯養身短褐斷齏恬如也閭
疾急醫踰十餘里公奔往求劑未至閭孺人曰藥氣撲人
侍者方訝爲病嘆而公尋至劑一投輒愈愈亦不復病後
十年乃卒人以爲孝感云初明遠公卒公卜兆於玉岫
山麓穿地得舊穴則唐蓋州守王公暨配張夫人墓也公
曰掩之形家者曰地非其主何害爲更徙善處公從焉已
而悔甚語人曰奪人之有不仁且吾以安吾親也令徒者
之未安其謂吾親何比閭孺人之喪乃傾所有別構地檀
嶺新阡成遷明遠公之柩合閭葬焉仍葬守若配於原穴
而勒之銘歲時墓享必及玉岫誠其子世世供祀無闕乏
公天性和易而介大誼不尺寸失師李吉吾卒無子含殮
殯葬公必親之自早歲應鄉舉罷十數未始有愠懟之色
而持志逾堅孜孜窮年無偷息崇禎丙子以春秋舉山西
鄉試第五名庚辰成進士選知陝西渭南縣屬渭當大禮
二金才易斗米日控公而告饑者盈於庭公曰天子使我
牧此邑替替道殣焉用令爲出橐金勸民煮粥設平糶法
轉而相給民以是得不死連歲用兵芻糧費不貲悉以時

供而未嘗加正賦之外公持政肅治民崇禮讓不鈎距以爲明而銖兩靡遁舊獄不能直直之其以誕詞來笏聽民愈益喜廟學頽圯者葺之立渭濱社造士公退卽談藝其間一時稱才數壬午之役僞四人第南宮者二闈中分較麟經取士七第南宮者三秘館木干楊公實公門掄魁者也冬十月六日潼關陷賊翼日抵渭南劇其西城公用礮擊劇者賊死傷相藉稍引去已復悉力以攻公憑西城東城陷突擁公至賊所抗立賊顧謂其左右曰聞此官好仍官之公曰我天子命官也更奚官索印公曰印天子命符也將誰與賊怒曰何爲以礮擊我公曰我職典茲土不能盪逆氛以報聖明一擊吾平哉死則死耳何多言賊益怒三刃公始仆則十日申時也印密藏衣衽中旣仆後乃爲賊得邑民鄭輿漆王永泰等數十百人憑尸而哭曰公三年子視我恩至篤今日必報相與昇而東濟河會嗣君至舐其血易棺殮公面如生則忠義之氣爲不渝耳嗟乎公用春秋起家嘗讀三叛人名口誅至再今若以一印易一生事甚易知爲春秋所不予故不爲也慷慨捐軀有死無賈斯真不負所學者公生於萬歷己卯六月初六日終崇禎癸未之難享年六十有五娶邵氏天秩女子男二聖圖廩生娶張氏繼娶劉氏聖贊增廣生娶王氏繼聘陳氏孫

男女彤亮諸生娶李氏彤工聘李氏聖圖出彤熙幼聖贊
出先是公三年報政天子多其能擢兵部職方司主事十
月念三日命下時公死凡旬有五日按秦御史臺疏公抗
節事以聞仰厯聖慈軫念忠義褒卹之典將優渥及焉嗟
乎杏園誠不可以無死而死如是猶無死矣余不文惟是
感徽君子垂憫杏園而賜之銘且俟夫作史者載之

戶部司務孝廉陳壺山墓表

畢振姬

唐安之在高平上梁也隋徙江左諸陳於隴蜀建安王叔
卿起唐安大業中爲都官郎上黨通守家上梁著其房爲
唐安是爲南陳南陳祖穎川長城別於高平之東陳東陳
衰而南陳始大唐興宰相叔達儒學京良吏君賓與孝友
童子饒列傳金明昌間載狀元墓距唐安里許有明割上
梁隸高平下梁隸沁水科舉幾三百年高平舉卣舉熺下
梁策上梁璨後先成進士璨壺山之從祖也皆祖智智生
銀銀生進忠孝忠子璨詳邑誌進生瑞瑞五子其四諱惇
惇四子長壺山伯昭諱燧始壺山父棄儒學賈兩娶李楊
壺山三歲李早世王母龐鞠之燦熺煥皆楊出父久客外
不欲賈子長爲賈次第責壺山教育丁巳壺山補弟子員
崇禎己卯舉孝廉當是時父棄賈與楊老燦熺皆以壺山
指畫入學矣壺山危肩秀髯劇飲任俠喜讀書豪爽有風

概酒後耳熱落筆經義詩文論策志昔南陳世家繼踵唐
安取進士屢上春官不偶父尋卒燦烜不肯竟學煥幼嘗
中酒罵坐壺山跪里門爲請 清興試再肘無以供母弟
子孫之內外晨夕署翼教諭移國子學正遷小司農頌
詔江南假道太行諭母燦烜煥前死母子哭不忍別柏詔
昔歸命京師母楊訃至與喪會唐安而葬先是伯叔父死
露棺四十年至是葬王父母坎下弟婦若干喪葬父母
坎下甃磚瘞器皿牲不以委蛻忍速朽弟諸孤不任喪爲
易斬衰周衣食畢婚嫁忘亡推愛父以及伯叔父異母亡
弟各存其孤老哉鄭儒緩使弟墨其父右墨緩御之至死
夫人私一官以加其父父沒勝母伯叔兄弟別籍伯叔兄
弟要市一官闕於牆子孫騎狗過人死者殷生者棄慚壺
山也多矣壺山服除年七十力致其官以死老致其官者
幾人半通綸牽帶索喘汗唾涕案前逆風僵順風仆饑渴
頓踣不休非盡大材晚成也壺山祿不及親決去擁書煨
火子孫以次問難服方領儒服者五小兒能言授句讀出
從親友把臂窮迫禍患不以難爲解庚辰饑人相食太賈
挾高貲閉糴壺山捐囊底金轉粟二百里外分食以口數
三黨活而家中落廉士失職至死死之日草土大小環哭
內外親奔哭詩友酒人哭位諸賈貸折券者哭巷孤姪服

賈哭於塗弔客拔淚助悲哀孝廉之不得志如此漢制興廉舉孝與陳度遼將軍起孝廉守五原監護南單于永和
中上封事詔為陳將軍除并涼租賦一年比卒并涼民哭
其墓唐拜叔達為納言武得詔令册祝多所裁定帝以葡
萄遺其母而東陽公君賓尤孝勞來邢鄧流民不期月還
白業貞觀詔有司錄功最卒虔州使護喪歸孝廉之得志
如彼得志表能不得志表德漢唐舉孝廉佐天下子孫敬
養閭巷刺草之氓書國史以助賞罰使民興能後用科舉
充孝廉進士加孝廉之上處不孝出不廉孝廉積行之士
下上間在官鮮孝子廉吏間孝廉名益厭史亦刺譏其死

儒學如京為稅間架貸賈緡曾不得孝友童子比金史狀
元逸載名以余所聞上梁下梁兩進士行事不少概見
疇死士之隴樵採荒原莫與問科舉不必孝廉故也况乃
科舉先以訾算乎漢初訾算得官文十算景四算本為廉
士俯仰市籍以科舉得官孰識所謂孝廉者元朔議不舉
孝廉者罪孝廉不舉舉而不能竟其志史闕有間鄉里之
是非乃定陳壺山真孝廉哉妻塚張李羨門啟父母在上
伯叔父在旁燦烜煥夫婦在下故鬼大新鬼小南望狀元
西望進士志一命以屬子若孫表曰孝廉陳壺山墓旌德
也張蚤世李孺人以孝聞姑楊抱三歲兒長成死生不存

之地卒賴其力相收唐安不名孝名慈李蓋學於舅姑也從舅姑及叔姒而後逮其子若孫宜爾子孫振振爲壺山得配云壺山年七十有八張孺人二十李孺人五十有二生卒詳誌男四均揆均持均掄均捷皆李生庠生均掄前死孫男十均揆出者五均持出者四均捷出者一女婦嫁娶詳誌師錫豫錫庠生諸孫皆父事兄事學壺山學不坐市門爲賈人

畢堅毅先生傳

牛兆捷

康熙二十年辛酉七月日先生卒於家遺命不誌不銘其門人市王牛兆捷懼久而失實私爲之傳曰先生諱振姬字亮四號士孫又號頌雲世籍高平柳村里爲農年八歲向學自炊自汲得書輒讀所居名德義古廟狐鳴嘗夜分神燈一目十數行下同舍兒如其神勇爲扁書割硯甚或匿光分被異牢不變明季盜起天終困極履穿踵決貸子母錢營葬事事已就食單懷蒲坂師事山東王漢河南李政修卒業壬午舉孝廉第一明崇禎十六年也又三年爲清丙戌成進士十轉官官終通奉大夫湖廣布政使四十八致仕又二十年卒卒年六十九先生孤僻介特有吏才強力力學六十九年如一日始第以名推轂者衆私喜教授便學得平陽平陽故嘗讀書其地鶴雀危樓所在有

燭堆墨迹日夜衣冠坐寘舍嚴客客數十人舉孝廉成進士平水左右爲才丙戌分校豫闈得士或終不謀面當事以先生能師移國學又三分司司寇公餘坐臥黃埃黑竈瓦燈布被伏讀刺漫滅無所之一時妒爲有官僧癸巳會世祖廉內外大小吏得其詳親簡分守濟南濟南南北禮喉南方方用兵三齊旱荒大盜王顯等張甚流民盤踞峒崖一帶城門不啟間闕日夜馳三百餘里割俸安插七千餘口司庫無餘猝供軍需數十萬泰山祠金歲爲官衙仰給充餉七千盜平核餉方田成賦排勢豪輯軍民而後致力泰岳安其神神依不能敵當事之如會武定孟知州以事自殺乘間百計搆誣幾殆軍民大華鄉紳公具稿錄掌科直其事丁酉獲直乃副廣東兵巡驛傳水利使廣東未假兵三藩四院節使往來如織匠夫船役兵糧炮馬諸色目叫囂百數上下乘便議派議折蹂官及民法不行始至立約束身共十二州縣安危會州縣馬船載兵全省糧船運器各藩鎮商販舊取給驛傳一切以法繩不派不折十閱月將改參浙金衢嚴積計減船數百減費七萬六千餘乃行行入浙未幾又按察廣西去浙浙邊閩海用兵旁午徵發上威下宥旁軋之勢近廣東旱荒尤劇橫鎖富良江防重流其藏釐奸剔蠹應役無缺失治方廣東廣西大

盜出沒方濟南天末庶事草創險苦倍濟南力疾食檳榔
破氣塊結十數歲積案平反寥挾兌等大獄七十餘獲王
璽將軍印纍纍狐伏鼠竄者破膽自粵西接海上洞蠻交
州數千里之宿患平已亥書上報可當道摘軍政考語糾
罰如益甚洪經略承疇者盛用兵西南節鉞易置三省奇
以爲才題陞湖廣布政使專給大軍進勦先生決去自皮
其面籍一乳兒馬乘歸不應先生起教授爲間官五年自
濟南歷大藩十年去來皆一僕一馬食無兼味身無更替
之衣三娶無衣帛之妾所至搜經史子集事學爲常旣去
官居鄉孤苦寒素自待遇大利害如何工鹽馬織造科派
編冊盜案力排解如在官三黨姻婭友朋緩急力赴如在
身傷祖父母早沒不逮養置義田祭田役田朝夕祠堂跪
起上食如在堂社倉二捐穀七百石旱荒掃困賑之如在
濟南東漸戴笠自耕百畝暇卽坐臥書史與土人論古今
經濟成敗風雨伏讀手鈔目涉不厭如在覃懷蒲坡喜爲
後生指畫程式如在平陽國學 今皇帝十七年戊午以
三藩故西南復大用兵詔舉博學奇能明體達用幹略之
臣劉司寇健魏中丞象樞疏告檄徵先生自念四十年獨
行與人不款曲官舍人如我政邑居人如我行猶讀書古
廟同舍兒如我奇苦操犁力耕望畝者如我粗鄙率略我

與我周旋久我寧作我我死瓦棺紙被視楊王孫羸葬已薄於螻蟻乃復入宦海爲榮哉以老病屢辭得歸歸益力學著書踰三年病卒卒後上下妒者意消士大夫遠聞皆泣私謚曰堅毅受業者服心喪若于人稱爲堅毅先生太原傅徵君山遙聞曰是先生著書有尙書註西河遺教四州文獻三川別誌等十餘種未出爲文主春秋內外傳鎔鑠六經百史史漢莊騷雜及稗官野乘堅蒼奧古沈鬱嘗自負爲司馬子長讀者驟不能句傳太原山標其集爲西北之文有序

教諭公傳

公諱芻大使公景春次子余從伯高祖也字瑞甫別號西槐性至孝制行修廉隅童年讀書至子路負米卽太息思見之行十四補邑弟子稍長籛庠所得精悉負以奉父父督過之愈嚴嘗帥其家子弟肄業王降洞真觀風雨古松伏讀子弟經其指畫後先著藍服者九公堅志探經子史欲成身及親爲世真孝廉希朱晦菴薛文清輩萬一五從孝廉舉不舉痛父母天終不求舉明萬歷二十五年以明一經貢於朝例授訓導得霍州州霍太岳所馮神僻處萬山中貧瘠甚士朴諸凡修脯艇儀而來粗略如飯太岳黃冠掌故官多不樂公曰昔曹月川先生嘗學正此何樂也

吾不能月川能樂此久之改教諭河津貧瘠猶霍州公聞
爲薛文清瑄講道故地私喜曰吾得同諸弟子登公堂一
讀公遺書雖萬鍾豈富此哉隨地抱膝啜水育才盡職時
掌故官職司人才重在尊學術赴功令朱陸自宋元來日
誦本末異同明詔尊朱放陸其在弘正前薛文清瑄號朱
墨守則朱勝嘉隆間猶勝負半至萬歷季士習大譁雖赫
赫如月川文清幾爲世厲公適當其世任其官官且當兩
公故地獨能安其所樂諭諸人士以身不徒示諸人士以
舌當事遂薦公能師會教授山陰王缺官以公補諸王多
務積化財於豪侈故近王者擬爲近寶可致富矣公意謂
其中無所樂抄積文清書歸田教子弟晨夕宅東祠事父
竟棄官又十餘年爲萬歷乙卯卒卒去公生年嘉靖庚子
計七十有六棄官年六十有司數高公清風孝德修憲老
乞言之敬公杜門自贍族祀親論學外日採撈嚴旨辨儒
釋異同益精曹薛言不應有子一孫二曾孫一以公避其
官之富皆肅然獨知寶文清公書卷至今有遺教焉

贊曰上世六十致政近世文學掌故六十始得官日乘乳
兒馬飢渴頓踣老死不能休大才晚成如是哉誌稱公神
采奕奕論議若風生電掣非不才乃人榮得官時卽已棄
官不孝廉其名孝廉其行歷官霍州河津讀文清書可矣

漸磐張先生墓誌銘

公姓張氏諱鴻秀別號漸磐往聞前輩言吾鄉自丹河西以專經利賴後生末學者三人一爲泣水郭氏世授書一爲楊渭南先生授春秋公授詩於吾鄉皆能有所成就人往往稱漸磐先生先生家孫公山南余處其北齒後先生且五十年因未識已而思吾鄉之三先生其二人者則既往矣一則地相近名相習且幸及世可見而竟無之有省於心終有不釋焉歲壬子始從而謁先生見其偃蹇一小室髮毵毵老矣兩目不合如綫猶斜映日影喃喃誦毛詩聲出戶外及相接則道氣溢於言貌藹如也別後三年先生卒卒之又明年丁巳其嗣君持狀來索余銘夫諛墓非古也獨是達官貴人錄錄名不得在國史或操行專爲世諱卒皆不患無誌以銘者若蓬戶篤行君子概求分一辭以爲諛能文者且遜謝嗟夫余正天下之不能文者也何謝爲先生幼孤貧父早卒而育於母李其難兄鴻聲以豪蕩故析產不輒豐僉謀廢書徙他業泣語母氏曰逮兒年二十學不成則唯命暨二十餘果補邑博士弟子明季士大夫得氣多以文犯禁驕蹇放恣不可止其流及上成黨禍遂大壞先生時方閉戶力學折衷箋疏今古同異得失學長於治詩推以事親事兄皆懽洽無所間迨三十學行

著聞而弟子始進先生既臯比里中益務學試嘗不得志於有司日與門下士說毛詩聲滿一室時先後補弟子員籍者十餘人皆不愧先生弟子吾鄉士俗重貨利一爲青衿子則授經者日夜與較錄兩不得則眈眈怒已更謀所以得之復滄滄然假相合或遂決裂反目去至相尋無寧日先生爲學者師垂四十年矣聞其弟子有袁唐英者素負性使氣感其師義逮晚年猶晨夕過從不少離餘可知也先生性坦易平居口不言人過所居里有暴黠一以寬平易之講學餘樂與父老談桑麻間述古陰德事以相諷諭出跨一長耳被服朴素儒雅遇同籍無少長皆油油

然與之偕近古長者行焉及激於至性則沈緜篤厚不可解母李氏病歿長兄貧不能具禮先生悉力治喪葬不以兄爲解免兄暮年益貧且不克自給先生爲均衣食兄歿又代其子治喪又其季弟鴻謨有子曰升祚者一令同其子受詩爲諸生因溯初祖逮先生十六世訂爲世譜踐更馬口必均非禮必相詰責略彷彿之顏氏家訓然先生生平時時喜說詩其子姪孫各有得而大義散寄之門弟子邑自程明道先生令晉城時創鄉學四十有九王河居一鄉長老爲余指其遺址正與先生鄰而先生起六百年後以詩教起其衰而踵其蹟雖終不得志於時短長輕重必有

知之者也配馮氏 人寬溫淑慎稱先生內人子二長
奠祚仲維祚俱受詩偽名諸生措先生於壙者仲子也長
早卒有子琨先生彌留時猶以無令失所為言孫男五日
環日琨日瑄日瑗日瑛日瑒與瑄亦受詩曾孫二先生前則
傳世十六以及身兄弟三人子姓藎隆未艾而樹德立名
聲稱王河張氏者始先生壽七十九銘曰死而銘銘者沮
父道師道子道如先生何傷乎飲人以醕天性也溫柔敦
厚而不愚亦詩教也夫

二司君傳

歸安 沈樹德 畏堂

一司君者長曰九經初名國勳字相臣仲曰九儀字禮臣

涇州府高平縣石末里人也長君狀貌魁梧學有
小學儒受業於陳文貞相國之門與其門人公子遊舉止
岸異嘗應童子試縣令梅公負人倫鑒方以古文大家之
學號召諸生見君容止與所為文甚器之手書西臺遺範
四字以賜蓋司之先宋時有諱庠者為御史有聲故以此
望之也既而父長慶公卒於海陵迎喪歸葬內外事須君
理遂不得治舉業喟然語仲君曰君休矣梅公望屬吾弟
耳蓋仲君少君十三歲云初長慶公家資頗饒君好行其
德族黨待以舉火者數十家家貲中落後乃理鹽筴於新
息為同儕侵蝕復數千金君默不與較文貞家老聞之語

君曰盍乞相公書移州縣此逋可追也君驚曰果爾則其
家破矣吾實不知人致此且吾何敢以私干相公家老嗟
歎而去曰公真長者也其他所貸而不償者尤多後家用
漸乏真子昌齡請曰某某力能償者盍索之君怒曰始吾
以其言而予我故應之彼力能償寧待索乎吾爲德於前
而彼不報於後君望而讀書成名而意乃在此矣老者非
吾所望也於是悉折其券無一留者家既落清君多
暇益折其券以與人少遊文與門所飲者水及酒者必
飲之其子昌齡亦少遊文與門所飲者水及酒者必
飲之又以注字而此是子昌齡子嘗名聞於干之外也

息日間有丁荅恒先生諱封者丹陽名士也教授維揚命
昌齡往從之遊今昌齡得爲通儒君之教也晚年謝外事
歸除庭宇澆花種竹以自娛每春秋佳日具酒設觴親舊
酒酣論說古今事娓娓不休聞者欣然忘倦親舊亦具觴
邀君劇談率以爲常然君所陳乃古今嘉言懿行子弟聽
之皆可以爲訓者非德說也仲君縣學諸生大資穎異誦
書不過三數遍終身不忘然方其挾策循誦時雖震雷劈
柱如弗聞其專如此少時塾師教以時下文不喜私取明
大家荆川稿讀之喜謂人曰時下文吾所不解若唐公文
乃堪解說耳於書無所不覽凡陰陽星歷六壬戰陣諸書

皆能言其意而於宋五子之書尤好讀之中歲究心歧黃家言獨有心得案證注方應手輒效嘗曰人不通儒書不可以學醫時醫只索解醫書舛耳欲自著一書未就善作山水花石涉筆成趣蓋其人資既優胸又不入時世委瑣齷齪事故比所爲俱臻妙悟君狀貌類長君體差短而豐性情喜好亦都相類皆喜飲然長君與飲者親襍耳而飲有節君則酣嬉淋漓無貴賤輒呼與飲飲必醉醉醒復飲飲大醉乃止然未嘗有失德竟飲無過言故人樂與之遊君與人似漫無可否而應事介然有分辨有害義者利誘之勢脅之不可動也長君疎財向義君亦相類平居所事

事非讀書則飲酒家人瑣屑事一不問晚年斥賣田園過半而逸興不衰司氏數世以來皆寬博長者而二君復皆樂善不倦鄉人有二難之目故遠近推積善之家必曰石末司氏云長君年五十九考終仲居後十四年而卒享年六十蓋壽亦相類余故類序之爲二司君傳

贊曰余來澤州求是邦能爲古文者與之談未之遇也癸酉六月昌齡至與之談未久而去然已心異之旣而舉所爲文質余乃知是邦之能爲古文者大有人在也夫古文非世所崇尚而昌齡乃爲人所不爲者於無人之地余不遇昌齡誰知余者昌齡不遇余亦誰知昌齡也交旣深昌

齡以父叔行狀乞余傳余固當傳之以明其淵源有自云
司靜山紫峰集序

余居晉之澤州二年得徧識是邦諸名士先後獲交二人
曰段孟寬大生司靜山昌齡孟寬余友也靜山余當師事
者乃皆退然執弟子之禮噫是滋余愧也孟寬居鳳臺之
鄙靜山居高平之鄙皆樂善嗜古落落不求合於俗充然
有得於己環堵蕭然晏如也歐陽子云至寶潛乎山川之
幽而能先羣物以貴於世者負其有異而已故珠潛於泥
玉潛於璞不與夫蜃蛤珉石混而棄者其先膺美澤之氣
輝然特見於外也余來是邦有識之士皆稱二君之賢豈
非其有輝然特見者歟然余又以爲時人卽不識二君二
君之輝然特見者固在也二君有其輝然特見者卽不爲
時人識二君無憾也司君示余詩古文一編曰紫峰集紫
峰者所居山也詩文皆非當世習業不在是而強爲者又
非不本諸躬行心得而求工於副墨者余卽其人觀其言
語旣而讀其文章歎其立德立言能不囿於地不隨乎時
古所云三不朽者君固已有其二矣豈非余當師事者哉
方世廟特開博學鴻詞科詔內外大臣各舉所知以
進儒學博士將以君名上君爲書數千言貽博士以謝之
博士鑒其誠而止後并不赴秋試其恬退如此所居一閣

集書萬卷寢饋其中學日富四方從遊者亦日衆其所纂述凡數百卷有十一史精華古學精華泣文備徵等書皆卓然可傳後世者學者經其指授皆成名余與之談能歷舉其鄉先生與前明遺老質行口所稱述可當志傳嘗以書寓余曰某性迂才鈍學行無所成獨有樂善嗜古久而不渝樂善嗜古此實錄也學行無所成然乎哉 本朝古文作家東南最盛如汪堯峰魏叔子黃黎洲姜西溟方望溪楊皋里暨家歸愚諸先生竊以為得左史八家以來正派君獨能追蹤於西北而不為西北之文西北之文云者太原傅徵君山題高平畢方伯振姬集云爾也方伯之文詰聳難讀豈西北之文有此一派耶然余所見陳相國午亭之編亦復不爾君所宗仰與余同詩亦臭味相似而君才學過余十倍此又余當師事者也孟寬詩古文不多作余獨重其樂善嗜古與司君同余亦竊與二君同故連類及之乾隆癸酉孟寬舉其鄉秋試第二司君亦於是歲貢太學兩人遇於省城相視莫逆殆與余有同契云

等音正字序

宋 錦

是書之集非敢管見而妄造也等音著自馬氏而習安梅夫子為訂正之其說皆以等韻出自佛書繼此者無慮數十家由四十二母約為三十六母宣城誕生梅氏又約為

三十二母類皆法繁旨祕弗能通曉何則凡字皆有五聲
出自天然非可增減自有等韻以來止載平上去入四聲
雖有上下平之說究之誤爲一列因是母多重出而音反
短少五聲不全遂至法繁而無益學者難以適從惟馬氏
等音刪從前重出之字母約爲二十一母各分五音統之
宮商角徵羽是也每一音各轄二十一字母見溪疑端透
泥邦滂明精清心照穿審曉影非微來日是也每一母下
轄十三韻合乎十二律及閏月之數光官公視高乖鉤規
戈孤國骨瓜是也每一韻各轄二十一位二十二字母所屬
也每一位各分五聲平上去入全是也凡二十一位字母內

又各細分五音喉舌唇齒牙是也五音內之小五音也其
音韻悉本天地自然之音朗若星雲燦如河漢加惠後學
夫豈淺鮮惜乎馬氏以等音正從前未正之音人不能以
等音正目前未正之字魯魚亥豕承訛良爲憾事曩
者誦讀之餘覩所謂三十六母者不勝望洋之歎後得馬
氏等音卽孜孜心喜又恨無名師友開陳指示質庸學淺
留心數閱月幸於鏤心刻膚之餘頗有所得因遵馬氏等
音爰爲是正字一書復參以篇海字彙諸書辨厥謬誤詳
爲考訂使點畫音義一歸乎正因名之曰等音正字復題
馬氏必讀三章於篇首以示入門之法夫韻學至馬氏而

益明等音得梅公而愈著予小子夫豈敢以管見而妄作也與

續司馬溫公葬論

青浦 袁世燾

地理之說始於秦時青烏子而傳於管公明郭景純之徒謂人之貴賤貧富賢愚壽夭皆於葬其親係焉舉世惑而信之浸淫成爲風俗固結而不可解唐呂才叙葬書歷引經傳證明古者葬不擇地亦不擇年月日時甚悉程子謂五患不可不慎亦惟使不爲城郭不爲道路不爲溝池不爲耕犁所及不爲貴豪所奪而已未嘗計休咎也設使地利果有可憑以父母既葬之身暴露原野遷延歲月爲邀福之具其志已不勝誅况陰陽禍福微暖難測景純著葬經稱千古形家之祖其身乃爲王敦所殺則其說果可信乎哉夫人之生壽夭本乎天而賢愚由於已使上天之命反制於一坏之士則是地理有憑而天理不足憑也且如別誌所載孫鍾孤孝而三仙指以吉穴李龍圖酷虐葬師欲告以善地而神叱之愈知有其人斯有其地不務修德而惟利之求多見其勞而無益也以余所見所聞達官巨室敦禮名葬師尋龍捉脈以治其先塋孰不謂福澤可以長保然或經數十年松柏成陰而子孫析爲爨薪矣或不數十年墓門華表巋然如新而春霜秋露無人奠麥飯矣

彼豈不擇而至斯哉德之不修非地所能福也高平之俗
 又有所謂淺葬之說彌可歎詫余於丙子春暮過南郊道
 旁塚塹十餘道縱橫麥隴間問之則淺葬者失其棺而遍
 索之也蓋吉壤未得則就便而權瘞之衆棺或聚一畝無
 兆域表誌之存惟書磚壓棺以為驗更歷久遠耒鋤及之
 輒或他徙遂有僅得一棺其是非既不可識別而不得不
 奉他人之父母以歸葬者亦有求之愈遲而竟不知其所
 之者此其瀆倫傷性尚可問耶葬經之言曰葬者受生氣
 也與伊川本根枝葉之論相發明其說差為近理然而無
 土非地無地不生淺葬之與葬果何以別哉何其慎於彼
 而略於此也抑余嘗一再詢其由來大抵惑於地理者什
 五六貧無力而蹉跎者亦什三四高平習尚好奢自明器
 下帳輿馬幃髮齋送之具以及僧道齊壇鼓吹作樂賓朋
 弔唁飲食供給之費稍不腆衆共訾焉於是中人家以
 葬為艱輒假淺葬弛其事待之異日蓋風俗之成久矣獨
 不思待之異日異日財力之贍與否不可必也而父母之
 骸骨與其棺之日即於朽可必也仁人孝子必不以天下
 儉其親然即儉而葬以視棄而不葬者孰得而孰失耶况
 無益之費量為擗節非必盡屬惜財禮曰與其哀不足而
 禮有餘也毋寧禮不足而哀有餘也則明器下帳輿馬帳

娶齋送之具可節福田因果事涉荒渺智者弗道而鼓樂
或近於樂則僧道齋壇鼓吹作樂可節古之弔者哀孝子
之哀毀而病也莫不爲之致力焉自禮意不明而後喪主
之待賓也如常賓喪賓之待主也如常主先儒深著其失
則寶明弔唁飲食共給之費可節推之一切豐儉稱其家
務使遺骸得所歸以爲安諱非仁人孝子所愉快者哉余
惟移風易俗君相之事而尤重賴於鄉之賢士大夫蓋言
教不若身教也司馬溫國公鄉先生之卓卓可師者其所
爲葬論一篇剴切真摯足以發人深省故稍節而錄之且
補其所未暢以爲來者勸惟一二通達大體之士躬爲擲
節以矯好奢之習而力爭淺葬之非則惑於地理者亦漸
當悟而思返不過十年其風必能變革無棄而不葬之譏
生者死者兩無所憾卽起青烏管郭諸君而質之必將以
爲知言也

高平星野論

崔泰安

大禹行水行所無事者因地也地正分野亦行所無事者
因天也蓋十二星土皆本地正甲申冬至夜半之象所謂
天之所設非人之所爲也而世每參以人之見何哉戰國
尸子已知三正殘缺康成鄭氏亦謂其書已亡故由漢及
明談天家師心自用愈巧愈遠抑知大造定理星辰正位

非由人轉移乎哉乃無往不復無隱不顯自圃臣徐氏出
三正沈淪復如皎日列宿分屬直似羅盤知星辰亦可恍
然矣而分野異同考既闕其謬我澤府縣志尙訛妄相承
如田嘉穀司昌齡素稱博學猶不免焉田氏知闕李淳風
而謂一行雲漢說得天象之正實乖參考徐氏發云一行
之說惟論東井實沈與地統象同若以南河負海爲星紀
北河負海爲析木則南北倒置勉強支離又云九河末派
卽天津而一行謂比於星紀與吳越同占婺女相去數千
里焉得同占則雲漢說矯誣實甚後人從之者以未見地
正圖亦未以法推之耳司氏亦知長平之役太白食昴而
於觜參井鬼之論求其故而不得乃云星莫非氣氣咸相
通則非蓋天之度猶地之里也廿八宿各有度數卽各有
分界猶此省不能筦彼省事豈曰相通徐氏謂尾箕與南
斗連舍不得越齊魯而至燕自是確論可類推也然則前
說皆非高邑星野果何屬歟曰張暢菴因上元諸說紛如
聚訟惟以合璧聯珠爲斷蓋託之空言不如徵諸實事也
分野亦然太白食昴既有明徵徐氏更定分野亦云澤潞
以西抵乎大河恒山之北及於雲中仍屬胃昴之舊揆諸
地正脗合無間其曰分野本於上古故方國亦屬古疆域
高平於古爲冀州之域史記天官書謂冀屬昴畢後人欲

以近世建制竄易之誣矣尤爲確論然則高平星土豈非信而有徵無事旁求者乎

魁奎辨

魁樓內塑鬼斗北斗之魁也樓額則書奎光又指武庫之奎異哉縣城奎樓下巨而上細有似葫蘆象奎形也內祀五星取五星聚奎之義也果孰是耶北斗七星在紫微西垣外四星方形爲魁三星直指爲杓乃陰陽之元本七政之樞機均五行分四序天帝號令之主也所謂天之相也夫進賢退不肖非相職耶斗爲量名蓋能酌量人才佐帝黜陟者也况魁上卽文昌尤天之所設非人之所爲乎然則五星聚奎非歟曰非也石氏謂奎爲天豕亦曰封豕爲大將主兵以禁暴天之武庫又主溝瀆從未有主文之說也宋五星實在奎壁間非聚奎也非聚奎何言聚奎蓋誤以兩大星爲距損壁二度加奎二度耳苟取西南大星爲距卽奎壁各不失本度聚壁非聚奎明矣

續高平縣志卷之十四

雜著二

高平郡縣沿革考

司昌齡

高平今名也而古或爲長平或爲高都或爲涇氏今又或
誤以爲丹川高平今縣也而古或爲長平郡或爲高平郡
或爲蓋州縣今屬澤州也而古或屬上黨郡或屬建興郡
或屬長平郡或屬高都郡或屬高平郡或屬蓋州蓋一地
而前後異名疆域紛錯又他方之名長平高平者非一不
爲疏別益滋譌謬今考歷代史志述吾邑古來建置沿革
與所屬州郡府軍之大略以及地之分合名之同異設爲

問答兼總而條貫之俾學者易曉焉按高平在禹貢爲冀州之域春秋初爲戎翟所居後屬晉晉烈公元年趙獻子浣城泚氏戰國時爲長平屬韓上黨地遠韓近趙秦伐韓馮亭以上黨城市邑十七獻趙趙受之及白起破趙軍於長平遂入秦爲高都縣屬上黨郡前後漢魏晉俱爲泚氏縣屬上黨郡劉石苻姚之亂莫可詳究晉孝武帝太元十一年西燕慕容永稱帝於長子分上黨爲建興郡後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九年省去文成帝和平五年復置時泚氏屬建興郡至孝莊帝永安二年改置建州治高都城領高都長平安平秦甯四郡長平郡縣二曰高平曰泚氏蓋析

泚氏地爲高平高平名縣始此

按魏書地理志泚氏作立氏蓋誤遺水傍爲立非魏

貞改各也今仍作泚氏又按隋書地理志云高平舊曰平高齊末改焉據此則後魏各平高至北齊始名高平今以魏書爲定北齊文宣帝天寶七年併魏四郡爲長平高都二郡

省泚氏入高平屬高都郡此後獨稱高平不復稱泚氏矣後周武帝建德三年併長平高都爲高平郡隋文帝開皇三年改高平郡爲澤州此稱澤州之始煬帝大業三年又改澤州爲長平郡唐高祖武德元年置蓋州領高平等縣太宗貞觀元年廢蓋州以高平等縣屬澤州立宗天寶元年改澤州爲高平郡肅宗乾元元年復爲澤州自是高平縣屬澤州歷五代宋金元明無異焉統而言之謂爲高都

而屬上黨郡者秦也謂爲涇氏而屬上黨郡者前後漢也
魏也晉也仍名涇氏而屬建興郡者慕容永也後魏和平
後永安前也析涇氏爲高平而屬長平郡者後魏永安後
也省涇氏入高平而屬高都郡者北齊也以高平屬高平
郡者後周也唐天寶時也始以高平屬澤州繼以高平屬
長平郡者隋也以高平屬蓋州者唐高祖時也其以高平
屬澤州而相沿不革者前則貞觀至開元後則乾元至今
雍正間也古者縣有令郡有守州有刺史縣屬於郡郡屬
於州上黨郡在漢魏晉皆屬并州魏齊周所置郡則屬建
州隋文帝廢諸郡而以州治民煬帝改州爲郡復置司隸
刺史唐初改郡爲州蓋州澤州始屬絳州總管府繼屬潞
州總管府後屬潞州都督府太宗分天下爲十道以澤州
屬河東道肅代以後要衝大郡皆有節度使澤潞爲昭義
軍五代梁末帝改名匡義軍唐滅梁改曰安義軍晉復曰
昭義軍宋初曰昭德軍皆治潞州而以澤州隸焉宋太宗
分天下州軍爲十五路置安撫使澤州屬河東路時猶存
高平郡之稱金之澤州或隸平陽府或隸潞州昭義軍或
隸孟州又改爲忠昌軍皆屬河東南路元世祖初置司侯
司後廢之以澤州屬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司晉甯路明
太祖洪武元年澤州屬高平陽城陵川沁水四縣屬平陽

府九年直隸山西布政司冀南道 皇清因之後改冀南
爲冀寧至雍正六年陞州爲府增置鳳臺而高平爲次縣
此吾邑古來建置沿革與所屬州郡府軍之大略也或曰
高平之名始於後魏澤州之名始於隋既聞之矣乃唐既
有澤州又有蓋州俄又專爲澤州其分合可詳歟曰余考
舊唐書武德元年於高平縣置蓋州領高平丹川陵川蓋
城四縣又於獲澤縣置澤州領獲澤沁水端氏三縣此蓋
州澤州之分也二州之外仍有建州領晉城縣六年廢建
州自高平移蓋州治之而以晉城縣屬蓋州八年移澤州
治端氏九年省丹川蓋城貞觀元年廢蓋州自端氏移澤

州治晉城領晉城端氏陵川陽城沁水高平六縣此蓋州
澤州之合也或曰高平本縣也而魏齊以長平名郡周以
高平爲郡隋大業又有長平郡唐天寶又有高平郡沿革
無常似非一地其郡治果皆安在且唐於高平縣置蓋州
豈蓋州卽高平歟曰魏長平郡治泫氏城見地形志齊因
之周高平郡治卽齊高都郡治隋開皇之澤州治丹川則
大業之長平郡亦治丹川唐貞觀之澤州治晉城則天寶
之高平郡亦治晉城州郡改而治不改也以此推之則魏
齊之長平郡治在吾高平而周隋唐之長平高平郡治不
在吾高平矣至蓋州卽高平則唐志可據相傳今邑米山

韓辰歸晉陽及向二月城陽向更名陽爲河雍向爲高平
括地志謂高平故城在懷州河陽縣西四十里戰國策蘇
厲爲齊遺趙王書云反溫軹高平於魏卽此又芒卯使魏
昭王獻長平王屋洛林之地於秦史記秦昭王四十二年
東伐韓少曲高平拔之其地皆去澤州不遠然不可卽以
爲吾高平也又始皇五年將軍鶩攻魏長平拔之年表魏
相劉嘉封高平侯皆非吾高平前漢志豫州汝南郡有長
平縣徐州臨淮郡雍州安定郡皆有高平縣後漢志豫州
陳國有長平縣兗州山陽郡有高平侯國涼州安定郡有
高平縣晉志兗州有高平國高平縣豫州潁川郡梁國皆
有長平縣荊州邵陵郡有高平縣又元帝有僞置高平郡
宋志有南高平郡高平縣屬南徐州有高平郡高平縣屬
兗州又陳郡有長平縣屬豫州邵陵郡有高平縣屬湘州
南齊志南徐州有南高平郡高平縣豫州陳郡有長平縣
北兗州有高平郡湘州邵陵郡有高平縣如此之類或同
而異或異而同皆非吾高平也至志於魏書者高平之名
尤多有兗州之高平郡高平縣有東楚州之高平郡高平
縣有南建州之高平郡高平縣有涇州新平郡之高平縣
有原州之高平郡高平縣此四高平郡五高平縣皆非吾
高平也隋志淮南郡有長平縣唐志彬州桂陽郡原州平

涼郡皆有高平縣亦皆非吾高平也他如山川鎮堡屯砦
陵渠之類亦有以長平高平名者惟長平城長平亭長平
關爲吾邑耳又吾邑有丹水而弘農南陽亦有丹水出上
洛冢嶺山故漢晉宋齊魏隋皆有丹水縣凡此皆名同而
地異者也夫惟致辨於地之分合名之同異而後一邑之
疆域明一邑之疆域明而其人物事蹟乃無郢書燕說之
誦吾邑舊志概不詳究如虞溥郟鑿徐昭檀鸞兗州之高
平人也蔡襲蔡祐田弘雍州之高平人也皆入吾邑至博
州博平之王友直亦謂爲吾邑人蓋因宋史博平誤作高
平不知自後魏永安以前吾邑無高平之稱而宋之博州
未嘗有高平縣也且崇祀鄉賢忠孝祠承譌踵謬莫甚於
此澤守陶公州志朱公府志雖知其失然亦不能盡正而
他所增引者又未免有誤也故余歷考史志而具論之

丹水源流說

丹水之源其說不一愚以謂出發鳩山者爲正發鳩邑西
北祖山其形甚遠而丹朱嶺則山之脊也其水之南流者
爲丹北流者爲漳丹朱嶺南一峰東峙名曰鳳頭一峰南
遮名曰仙公仙公之北鳳頭之西深澗有泉土石及沙皆
作赭色說者謂卽丹水之源行十餘里至北趙莊西而丹
嶺石罅之水北來與之合其流漸大又南行三里許至掘

山西北卽與絕水合矣故或謂源出丹朱嶺或謂源出仙公山要之皆發鳩耳由是西南行而抱長平驛經王報村繞臨丹鋪南下至省窵谷口忽折而東環縣城東北隅又南行二十餘里至河西鎮東南而與泫水會焉於是三水合流又東南至成公村入鳳臺界此丹水之源流在高平境內者然也其在鳳臺境內者則堯谷之丹水也在今高都鎮一名源源水一名源潭水出自東北之可寒山西合泫水又南合白水入硤石山中曲折行百餘里出太行山口而隋因以丹川名縣此丹水之源流在鳳臺境內者然也或疑高平之丹水源出丹朱嶺其流微鳳臺之丹水源出可寒山其流盛本非一脈然源出丹嶺之水實注於高都之堯谷會同爲一故丹之名不易焉而堯谷亦名丹谷蓋在高平境者丹水之上流也在鳳臺境者丹水之下流也前人渾言丹水而不辨其有上下流之分言源出丹嶺者則不下及夫高都之堯谷而言堯谷之丹水者又不上溯夫出發鳩之自始舉其一截遺其一截均之未悉乎丹水之全形也夫發鳩爲邑之祖山而丹亦爲邑之主水故特考其源流本末而爲之說若其旣出太行合沁水入黃河又有小丹河通漕運則別見前人圖記茲不具詳

辨名宦

禮莫重於祭名宦鄉賢二祠附於文廟春秋致奠此豈可
以濫且誤者邑志分名宦循吏爲二蓋以祠諸學宮者爲
名宦而其未祠者則曰循吏州志則統曰名宦府志則概
入宦蹟乃其所最誤者有二人曰楊順曰田景新余考明
史楊順嚴嵩黨也田景新魏忠賢黨也錦衣衛經歷沈鍊
忿嚴嵩納諸將賄邊事日壞上書論嵩十大罪帝怒榜之
謫戍保安鍊與塞外人日詈嵩父子縛草象李林甫秦檜
及嵩攢射之嵩父子大恨俺答入寇破應州四十餘堡時
順爲總督懼罪欲上首功自解縱吏士遮殺被兵人鍊遭

書責之順怒走私人白世蕃言鍊結死士擊劍習射意叵
測世蕃屬其黨路楷與順合圖之楷時巡按宣府兩人日
夜謀中鍊會蔚州獲妖人閻浩詞所連甚衆順喜謂楷曰
是足以報嚴公子矣竄鍊名其中誣告浩等師事鍊聽其
指揮獄上斬鍊宣府市戍其子襄極邊嵩予順一子錦衣
千戶楷待選五品卿寺順曰嚴公薄我賞意豈未愜乎取
鍊子袞褒杖殺之更逮襄掠訊會順楷以他事逮乃免隆
慶初詔贈鍊光祿少卿任一子官襄上書言順楷殺人媚
姦狀給事中魏時亮陳瓚亦相繼論之遂下順楷吏論死
田景新爲御史其惡雖減於楊順然王惟儉之入爲工部

右侍郎也則劾之落職間任而闕黨崔呈秀遂居其位其
劾惟儉也所以爲呈秀地也事在天啟五年讀史者可以
考其時而得之崇禎初給事中張國維劾副都御史楊所
修及景新皆罷之所修亦闕黨也今考之他書景新實逆
案中人而史不詳耳舊志於楊順則謂其持己廉平涖事
明敏百度具舉政治民安於田景新則謂其寬平簡易革
驛遞之累減租賦之餘夫順之殺良民以冒首功害忠直
以媚權姦與景新之比附崔魏卽有片長亦何足述而景
新生祠且有二處想亦違道干譽務爲夸毗以求遷擢耳
豈真出於民之悅服去思不忘者哉嗟乎郡邑志乘之濫
也久矣始事者旣徇其一時之虛名繼修者又不考其終
身之實行以致真僞混淆善惡糅雜此二人者雖不在文
廟附祠之中而列諸循吏名宦則萬世之公論謂何此後
之君子所當急爲辯正刊削不可以含容仍舊爲得隱惡
之義者也

辯鄉賢

吾邑鄉賢祠凡三十八人具於州志其非吾邑而誤入者
六人虞溥郤鑿徐昭檀翥蔡襲田弘也其不入祠而誤載
入人物者四人李賢蔡祐王叔和王友直也

李賢邑志雖無而州志載

之故

並論吾邑在戰國爲長平在漢魏晉爲泣氏至以高平名

縣則始於元魏之季其在他方則兗州有高平涇原有高平未易悉數考之晉書虞溥高平昌邑人郝鑒高平金鄉人考之北史徐昭檀翥俱高平金鄉人此四人者皆兗州之高平也今去其昌邑金鄉等字而謂爲吾邑人可乎李

賢蔡祐田弘三人周書皆有傳而龔則祐之父也

蔡祐以武功顯

與田弘類邑志列之孝子誤甚而府志於節行孝義皆有蔡祐一人兩見尤誤

李賢之先隴西成

紀人以租賦襲領父兵鎮於高平因家焉蔡祐之先陳留圉人以曾祖紹爲夏州鎮將徙居高平皆以地近而遷田弘爲原州刺史本傳謂以衣錦榮之考其詞事皆涇原之高平也與吾邑何涉乎至王叔和者史無其傳相傳爲西

晉高平人吾邑在西晉本無高平之名今王寺村所存藥

磯古蹟蓋亦後人之傳會耳宋史以王友直爲博州高平

人考宋地理志博州本無高平縣蓋或高唐或博平之誤

惟爲博州故其起義勤王自稱河北安撫使進攻大名而

豈可以爲吾邑人哉夫鄉賢之祠附於文廟禮之重者也

當日議祠之人空疎無學徒見史有高平字意以爲是吾

邑人草舉充數遂載祀典而有司相沿不復考正夫配享

兩廡先賢先儒猶時有進退况諸人本屬他方非有至德

當百世祀者乎今主之在祠者非奉 上文不敢驟撤而

其失則不可以不辯是惟於敘鄉賢祠下詳其相沿之誤

以俟更定而人物傳中直刪去不載至其他人誤且濫者盡爲別白而廓清之則吾邑之人物著矣

故志選舉載漢王粲稱其博學多識長於詞賦按王粲爲建安七子之一漢司空王暢孫山陽高平人范史魏志皆載之昌齡辨鄉賢極精核漏未訂正何與

辨石末宜孫

澤州府志以石末宜孫列於高平人物蓋遵畢氏四州文獻所云竊謂此無徵之說也按劉誠意伯文集有處州副都元帥石末公德政碑頌畢氏跋云石末也先者遼人從蕭后爲述律氏稱后族遼亡庫烈兒率所部南徙改述律氏爲石末氏也先庫烈孫居北野狐山射狐鼠元興從太祖世祖有功宜孫之祖也元史著者四人高平東有石末里連野狐嶺卽其鄉余考金元二史皆作石抹不作石末石末宜孫惟見於劉誠意集伯溫與之唱和甚多宜孫鎮處婆居江南無緣在高平其先庫烈南徙初不詳其地境也先居北野狐山又未知在何處今鳳臺東有狐裏嶺上村俗訛呼爲狐兒嶺與石末里地勢不連何嘗卽北野狐山乎畢氏徒以石末二字偶同遂以吾里定爲宜孫之鄉不亦傅會之甚乎宜孫雖賢余不敢引以爲重也舊志以石末里爲燒石嶺之末最爲得之不當別爲異說大抵四

州文獻好奇術博似羅長源路史而又甚焉三川別誌亦
畢氏書也余近見其抄本援引荒僻多載人所不及知而
槩不注其所自出滿紙譌誤學者不能讀而廢之著述如
此殆與史之闕文疑以傳疑信以傳信者異矣

記柴世宗戰高平諸臣姓名

按五代史及宋史周世宗征劉崇高平之戰在今巴公原
之北玉井之南俗呼爲柴世宗戰場其時從征有戰功者
見於五代史三人史彥超唐景思劉詞也見於宋史者自
太祖而外范質魏仁浦石守信高懷德韓重贊韓令坤慕容
容延釗向拱王彥超張永德李崇矩潘美尹崇珂曹翰米

信李穀智居潤蔡密廷玉晉卿荆罕儒李進卿董遵誨馬
仁瑀馬全義范廷召凡二十五人一時能罷之士可謂盛
哉其入宋者皆爲從龍之彥得人以任衆職天啟之也然
非周世宗之英明剛斷安能駕馭羣材人皆效死建此偉
績哉是捷雖在高平而諸臣則四方之俊傑故余特錄冊
庶元龜一則著帝之英斷以明爲五代首出之賢君其從
征二十八人姓名舊志皆不載今攷五代史及宋史具列
如右

書畢堅毅先生文集後

畢堅毅先生集其門人牛澗洋兆捷所定太原傳徵君山

序爲西北之文者也原稿四冊文一百七篇雍正己卯余見於郃村館中謹抄次爲六卷如右久之得西北文集刻本四卷考其總目爲卷十有二前十一卷與原稿同末卷賦二首表七首則原稿所無蓋灑洋官灌陽時所刻刻未半而灑洋卒今錄其評於此編之上原稿旣牛氏家藏不經示人而所刻四卷以非全書又不復印布今歲月益遠學者概不及見然公此書固決不沈泯消蝕者也直待其人而行琿公之行誼略具於灑洋所作傳其孤僻介特所謚堅毅二字該之今長平驛石刻畢堅毅先生故里七字傳微君筆也公城府深堅人莫能窺其際凡有所爲不露

機緘及事已集始悟其措置之妙山東諸盜根蒂盤互積年殺掠有司莫敢撓公紿而戮其魁盜竄伏不敢動濟南去官盜欲遮道刺之公匿糞車以免所至綜覈名實發姦摘伏平積案祛宿蠹屬吏莫得上下其手苞苴絕跡請謁不行常祿之外不名一錢人畏其威而服其清致政後危苦自甘晝夜耕讀一如少賤時與公同時諸貴顯或崇甲第盛騶從爲聲伎遊獵之娛而公獨蕭然儒素田園宅舍不踰中人往來城市蹇驢野服不識者目爲鄉老官吏紳士與接皆塞默愧之康熙十七年三藩未平詔舉博學奇能明體適用之臣廷臣交薦特徵至京公以老病力辭

與魏果敏公書論開采加派諸弊政及平逆用兵奇正諸道情勢曲盡如聚米畫沙厥後皆如其言生平沈潛好書至老益篤其所著述穿穴載籍閎深奧衍別開異境學者或不能句而實無一語無所本文從字順各識職心欲獨出無古初韓歐贊樊紹述者移以稱公尤當也余嘗觀公之爲人不可以一善名擬之西漢其通達治體類賈誼鼂錯其捕盜安民類張敞龔遂其抗厲守高類汲黯其多識類張安世其曉暢天文律歷類翼奉李尋其文章類司馬遷人得一體足以成名而公兼備之豈非豪傑之士哉或曰如子所論公誠異人矣然嘗聞其諸軼事似有失於矯情飾詐刻隘多忌類類漢公孫弘之爲者吾請有以辨之自士無特操負利成風相率爲華侈反是者卽從而疑之公家世農夫本非膏粱之性廉以居官一介不取解組歸耕守其故我所謂國有道不變塞焉者也使人盡如公之貴而能貧則貪利之風庶幾衰止吾方惜人之不能然也有一於此而反謂其矯情飾詐毋乃以不狂者爲狂乎國奢則示之以儉安知公意非出於此也且危苦自甘者其惡惡必嚴公孤僻介特疑於忌刻少容然其端方直諒之概一時紳士皆所矜式官吏有所憚而不敢肆公論伸而士氣奮家食二十年其造福於鄉者不少矣而何可以過

訾之耶或曰傳徵君題公集爲西北之文序不稱官不稱字而曰解元蓋取其文而薄其行余謂公之文行皆足千古不以徵君題西北之文重亦不以其稱解元輕君子出處各行其志徵君與公並行不悖夫興朝佐命半因勝國公持明之舉子耳非食祿心思者比必以不仕相繩則耳食拘墟之見固不足深辨已

書四州文獻後

畢堅毅先生四州文獻蓋潞澤遼沁之通考也四州晉東南隅環列太行其在春秋大抵諸戎據之籍談所謂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也秦漢以來地名隨代而異人文因世而增方輿諸書分乖脫漏散無統紀公以退老明農之暇萃爲此編自十三經廿一史周秦至今諸子集與夫穆傳汲書拾遺記路史之類凡關於四州者無所不採其人則藩王列卿名賢才士無不備其文則詔敕奏疏詩賦碑誌序傳書記無不收其天文洪範山川物產帝系封建樂律諸卷搜羅參互犁然鑿然尤可以廣異聞海補乘志之所不及爲史家之外篇也然余嘗考之覺其間有懸揣傳會之說學者不宜輕信如澤州以大棘爲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之赤棘陽阿爲陽人聚甘瑞爲青陽所娶之干類氏發鳩山爲少昊之五鳩傘蓋山爲散宜氏蓋州爲商蓋國米

山爲米子國辰堰爲赤翟之辰伯封爲吉甫邑董封爲簡子追封董安于原村爲先穀之原奪火爲邊父之鐸邑空倉神爲庚桑楚石末里爲石末宜孫之鄉與謂士甸封長平甸邑雍子之部在高平史蹟陽城史山人張柳朔泣氏人如此之類都無確據一州如此他可知矣蓋公博極羣書而不無銜奇鑿空之失故聞太守艾圃修澤州志不載其說朱太守鹿田載其說於藝文後亦不以爲正志也其述有明一代人文最爲詳悉故二志多本之然此編前無總序條類紛錯卷首有牛溲洋所撰公傳及祭文蓋草創未就而其徒所鈔次凡二十有五册余以前人舊文各有原書又繁不能盡錄謹節公論著之要者與其所纂物產雜爲四卷類曰四州文獻摘鈔藏之篋笥以備參考嗚呼公之著述多矣如尚書註西河遺教三川別誌皆未之見獨見此編又非成書公詩散見於他選而西北文集無詩舊有病香居盛餘之刻兼載其制藝亦不概見刻者猶無人流布其未刻者益將蠹蝕而銷亡盡矣濺洋孫如蛟嘗語余公爲文恒以廢紙起稿散置篋中懶自尋拾其詞奇奧又草書多塗改學者不能盡通篇有數紙往往紛亂不能聯屬今所傳諸文亦錄其可知者而已是以書多不具夫然則公之著述其存於世者幾何哉此余於四州文

續高平縣志 卷之十四
獻雖不敢盡信而尤爲貴重愛惜者也

集虛說

至誠之盡性也以其誠實天下之虛老莊之言道也以其
虛虛天下之實中庸謂不誠無物誠者物之所以成始而
成終也漆園則曰惟道集虛不以誠而以虛若與聖學刺
謬而吾謂其異而不害其爲同也蓋以實觀道則以實心
體實理虛太空皆實也以虛觀道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卽此身亦虛也然道無時不在大地間而世斷無有可須
臾離道之人易曰君子以虛受人又曰天下何思何慮程
子明道曰心有主則虛虛則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則物
來奪之又曰心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無主則虛虛
則物來入之二說雖殊未嘗不一也以此推之而惟道集
虛與不誠無物之義可會矣吾友張君令聞新造別業將
集學道者於其中余漫題曰集虛綴此數言與同人共參
焉

郭東傳

郭東字仁府高平人曾祖宗景泰丙子舉人元武知縣祖
峻邑廩生博學工書士多從之父紹芳落魄嗜酒有義氣
嘗出行見一蹇在田食稼而久不見人疑而控之揣其所
負裝金也會日將暮遂前跡之一人醉臥道旁諦之爲狎

徇李五撼而訛之實爲官解餉五百餘兩卽以裝付之五感激願致百金爲謝固卻不受歸以語妻申氏申氏曰君能處心濟物如是吾家其或興矣次年遂生東東奇敏特達以嘉靖丙午鄉薦及丙辰登第時年三十九歷知嘉興嵩二縣陞南京刑部主事迎養父母父不往母往居三月歸東遂請終養未幾父卒家居十八年壬萬曆九年母卒服闋始補官爲兵部主事陞尚寶司丞轉順天府丞陞南京太僕寺卿又轉太常寺卿以年過七十致仕東善事二親好讀書茶謀淡泊居邑東之建甯鎮有波陽池中建危樓引水四面繞之林木蒼鬱時登覽嘯咏以自適又於鎮北數里建盂陽書院招延四方文士講學其中今其地曰石堂會舊蹟具存文章典雅醜正著類博錄 卷板藏於家年八十 以終子嗣煥萬歷壬辰進士官至蘇州府同知亦有文集刻本

司昌齡曰邑舊志載東困諸生時肄業文廟之東廡夜寢陰風忽起數十人操挺刃剔其骨自頂至踵昏移時乃蘇初驚爲賊旋疑是夢起見滿地皆牛骨人咸異之以爲貴徵斯亦奇矣余嘗至建甯登其堂其 世孫武學漢陽以所遺五花誥命及紗帽玉帶眎余爲之把翫摩挲者久之然索其類博錄全書則其板失亡過半波陽池樓已鬻諸

張氏豈極盛者固難爲繼耶蓋不能無興廢之感云

劉虞夔傳

劉虞夔字直卿號和字高平米山人父崇文嘉靖丁未進士仕至淮安知府壬子冬監兌江西還止都門外趙醫家宿焉趨夢峩冠紫衣人剝啄於門覺而聞兒啼聲則虞夔生矣週歲病脾垂殆聞鄉先生王一菴精術學往卜之得三傳凶課亥胎之應曰兒無恙且當早達爲文學貴近臣也既髫病良已聰慧勃發日可讀書積寸治尙書周易春秋咸自探討不由師授年十六魁省闈弱冠登隆慶辛未科進士選爲庶吉士凡首閣試者三癸酉授翰林院編修

明年奉使秦藩纂修會典教習內書館壬午轉侍讀分纂起居章奏兼理誥勅逾年充經筵講官丙戌擢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掌坊事晉左庶子戊子以太常寺少卿兼翰林侍讀學士掌院事明年晉詹事府詹事兼官日講俱如故以母喪告歸服除有詔修國史閣臣王錫爵舉爲副總裁虞夔錫爵門生也兵科給事中遼中立劾之此見史虞夔亦具疏以父衰身病懇辭無何父卒病不勝喪遂卒於苦次年四十五虞夔天性恭謹自以英齡驟踐清華益務挹損遇詞林先達於朝僂偃却立牽其臂乃肯前與之揖磬折欲盡與之語呐然如不出諸口也退朝坐一室

攤書盈几搜奇抉異率夜分始就寢爲文好深湛之思其
代王言考義選詞必求工麗卽應酬諸作亦再四點竄累
旬月而後出之屢侍講幄依經據事期於感悟常說詩夜
如何章反覆發明人主憂勤之意上爲動容嘉其稱職庚
辰癸未分校禮闈號稱得士如蕭良有鄒得溥其尤也掌
詹事時儲議未決草疏勸上早定大計不報比廬居議益
譁復草一疏馳奏當事者主之遂不果上自署曰漆室葵
忱云

司昌齡曰余讀劉宮詹集溫醇典藻舂容平華國之文也
以廣間多以之修史豈曰非才而臺臣交謫不竟其志以
死惜哉州縣諸志漏略殊甚余參考山陰王公家屏所作
墓誌而爲之傳虞夔家鉅富始葬其母龍嵒山之麓規制
甚壯三年而虞夔死形家謂其地不吉其弟虞龍遂遷其
母匱與父及兄葬於游仙山之原以爲大吉然一傳而其
家遂落迄今劉氏無聞人焉則所爲大吉者安在哉

楊子器論

泣舊無志弘治八年慈谿楊名父子器涖任始創修之屬
筆於司訓李英王陽明先生爲之序而今邑志不載何也
陽明稱名父學博才優爲政廉明毀淫祠興社學敦倫厚
俗扶弱鋤強去官十八年建寧人思之祠於聖廟之廡崔

後渠記其治蹟謂一楊子可以礪天下羅圭峰嘗曰吾於同榜中惟敬揚名父一人歸震川作野鶴軒壁記謂其好文愛士不爲俗吏夫陽明後渠圭峰震川豈妄譽人者而稱之如此其爲人可知矣子器官至河南布政所歷皆有建白民不能忘崇祀名宦宜哉按吾邑名宦祠二十有四人首唐李陽冰書史不言其令高平劉敏行見於金史王漢見於明史餘皆莫能遽考外有張鹵李楨張問達夷考其概皆才臣也楨問達明史有傳鹵以治行異等擢給事中持論侃侃後撫浙江保定皆有異績以不阿大璫權相左遷竊謂此三人不愧名宦之目申請崇祀是所望於當事者

宋氏二生哀辭

并序

乾隆二十一年六月初四日宋生彥賓卒於苦次毀也彥賓嗜學有文言動詳順郡邑試輒高取至院臨則擯旣而父卒於外服闋與試又擯意忽忽不樂又喪其母嗚呼寒窗十載求一青衿不可得且無怙也無恃也鮮民之痛萃於一身矣余爲之垂涕然殊不意其遽死也初其父喪之自外至也却陰陽拘忌之說以柩入宅亡何兄之妻死兄之子又死家人疑之及其母屬續彥賓据古禮欲遷尸牀於堂中率妻孥固請於其叔宸章宸章難之彥賓曰依禮

而死吾無悔焉遂移尸於堂而殮自侍湯藥寢食俱廢至是晝夜長號頓踣柩側又暑雨鬱濕漆氣逼人家人力勸避之而弗肯遂病以死距其母之卒月有七日近世事不師古父母之喪或不親含斂彥賓毅然秉禮襲之以死非獨立不懼者能之乎其要之以死非真欲死也夫固謂古道之當行而流俗拘忌之說之不足信也然彥賓竟死豈數無可逃適丁其厄乎或謂禮貴從宜彥賓成孝然失之愚嗚呼今之愚孝者幾人乎先是彥賓弟嘉賓宸章子也學於余氣靜而思專乾隆十六年冬其父病幾危嘉賓竭力扶持未幾母亦病遂憂勞成疾疾篤時時呼其父母父瘵而母死家人不合嘉賓知嘉賓少甦問父口何不見吾母乎呼之弗應俄似聞有哭聲知母已死飲泣不能言遂絕蓋與二人相依爲命使母不死嘉賓未必死也孝其萃於宋氏乎余心傷焉故述二生之事而示之以辭曰謂天無知胡昇爾材謂天有知胡速爾災宜死而生之生也爲幸宜生而死之死也爲乖豈陰陽之氣紛攘舛互而穹蒼無所用其力抑人世之所愛而黔羸之所排吾觀淫昏之子貪饗之朋其質則頑其德則凶於人爲蠹於世爲癰旣榮貴而享逸樂且介眉以成老翁其有溫恭孝友穎脫弗類文可華國才稱家瑞人方冀其有爲彼已忽焉賈志何

壽天之失常未測其所由致嗟吾迂朽問業誰勤自得二
生門人益親謂學行之可裁竭誨化以諄諄蓋夙期其遠
到匪采芹之足云嗚呼二生弟既早歿兄亦弗壽玉樹長
埋良苗不秀豈惟學有未成抑且微名弗就信天道之難
憑歎執經於空授已矣平心長命短形存神留矢孝思兮
靡宅誼絕俗兮為傳誰為為之兮志不伸少者如斯兮老
者愁聊長言兮寫余哀知無益兮徒增憂

郭節婦田氏孝婦申氏合傳

節婦田氏孝婦申氏姑婦也田為廩生郭峻之妻申為峻
子紹芳之妻峻高才教授鄉里早卒田時年二十七決意

殉夫其父松諭之曰汝有週歲兒汝而死此呱呱者安置
乎宜忍死撫孤以報死者會其繼姑妒忮謀利其資將奪
田志田聲色俱厲矢之曰吾之死靡它有強王者性命以
之哀毀脫形衆因不敢啟齒有申長者峻之門人也時已
領鄉薦嘆曰吾師家貧子幼寡妻厄於悍姑甚可痛心吾
以女字之相與扶持庶可延此一脈言於峻弟岐遂結婚
焉由是繼姑寢其謀及紹芳稍長使之就學屢勉娶媳而
產篋俱空矣申氏不挾貴勢曲盡婦道食貧作苦晝夜不
少懈年二十九生子東時父良為安吉知州夜夢青龍入
宅覺謂人曰女當產石麟大吾師之宗其兆已呈矣既而

姑田病痿宛轉牀褥申爲之櫛髮齧面提掖水火十年無
怠色常毀簪珥佐養間日一肉分兩膳進之田憐其子東
私與食輒戒使勿往田年六十九將終與家人訣曰我忍
死撫孤四十餘年如綫之緒得以不絕幸遇賢婦產佳兒
吾良人目瞑吾受託之事畢矣既卒申出所織布一笥爲
喪服哀禮兼盡姑節婦孝人兩稱之紹芳耽酒不飾邊幅
申相之以禮率蘿補屋家漸給及東貴受封表常訓子婦
曰士首忠孝女首勤儉金珠綺繡我終身弗羨也耄而精
健一日忽曰我當於十月二十九日逍遙出世尋減食抱
恙及二十八日命諸婦爲沐首濯足更衣危坐與家人訣
次日雞鳴時果逝年九十二蓋萬歷九年也是後家人屢
夢接之雲錦霞裳者必有大慶事禮服歡欣者必有宴樂
事褻衣趨步者必有遠客會議事伏卧不豫者必有憂慮
疾病事其先幾示徵如此

司昌齡曰甚矣申良之篤於師也方田氏之迫於繼姑也
使非良與爲婚有以脅之則不息其謀而田之忍死撫孤
者將終於引決而師一綫之緒不可知矣是田之壽考與
郭氏之後之昌熾皆良之遺之也末世師友誼薄生且背
之況死者乎況以孤貧一綫之危而肯以女與之乎此其
義可貫金石固不待他日拒權貴爭大禮以死然後見其

爲節士也申氏克敦婦職與姑相成育有令子大亢其宗此非偶然者

題十國左傳紀事本末序論

余耳瀚洋先生才名三十年今乃得此編於其婿李君培蔭其述春秋列國成敗興壞之由如審掌文如談家務向非循習數十年何能通洽簡當如是厥兄灑洋先生亦深於左傳陶史草中讀左諸篇皆卓有獨見然其文佶屈蟬連步趨堅毅畢氏與其制舉業如出兩手余讀之有不能釋然者夫畢氏之文自其天分所獨闕何可學也灑洋步趨畢氏乃其所以不及畢氏而反失其故步者也瀚洋學於厥兄能獨得其所長觀其序論非惟湛深經術抑亦古文之雅判而布之殆與厥兄博韓制義並傳矣

泣志補缺序

或有問於余曰子於泣志既有備徵以薈萃文獻矣復有拾遺一書今傳侯新志旣成則亦可以已矣而又爲泣志補缺何其不憚煩耶余喟然曰余豈好煩哉余蓋有不得已也今之新志雖傳侯所修而實鎮江戴君蕙浦成之較之舊志則善矣然於吾拾遺未及詳審而復有妄爲附會妄沿舊志之失又詩文之遺漏者甚多不可謂其書已刻而不加補正也彼見吾邑有神農井遂有附會倉頡之意

不知倉頡非神農比也夫神農在吾邑雖不可考然邑之神農井相傳已久又有羊頭山之黍前代定樂用之謂爲古蹟可也至倉頡則何所依據乎因邑之承祿里善造構皮紙行於四方居民世食其利遂建倉頡廟以祀之俗號朗公廟今亦不知朗公何神也或以爲君或以爲臣紛紛異說渺無可憑且謂倉頡四目靈光不亦怪異之甚乎葦浦又載路史史皇氏辨衛恒字勢論於藝文自謂補拾遺之所未備何其龐雜也其雜志卷中多載四州文獻鑿空荒唐之說皆不足信此其附會之失而不可不正者一也且舊志誤載虞溥郗鑿徐招檀葛蔡祐蔡襲田弘正李賢王叔和王友直十人考之史傳皆非吾邑人又有因高平二字誤入祀典者余於拾遺已明辨之今葦浦全仍舊傳概存不削夫入祀典者非奉 上文固未敢驟革然於祀典則存其名於人物則削其傳明指其誤以俟祀典之釐正正自兩不相妨何嫌何懼而葦浦乃云去之恐滋後人之疑則吾不解其爲何說也豈必俟祀典釐正之後然後諸傳可削乎此其沿舊之失而不可不正者二也夫拾遺補缺修志者之事也苟不正從前之訛謬不詳後來之文獻則修志何爲乎今新志於吾拾遺所載僅存二三而他方異地轉誤入焉且於晉城高平亦不能辨余雖衰憊幸

猶有一日之存用是復據前二書擇其當存者使門人子姪錄之以備後來修補之用其小小漏誤卽增正於本書之上不及別爲清本如或不然則後之覽者將以新志爲傳侯完書且謂泣之文獻僅此是因余而反爲志之累矣余雖欲視蔭自息豈可得哉或曰子今之補缺似採取猶繁後之修志者能盡刻乎余曰刻之與否後人責也此方剗刷維艱詩文之湮沒散佚者多矣余惜其無傳也是以錄之詳且君子著述能爲其可傳不能爲其必傳也余於此蓋不禁三歎云

泣文備徵序

昔孔子欲定夏殷之禮而深歎杞宋之無徵則知文獻之所關者重矣徵獨一代之禮卽降而一郡一邑之志苟非文獻亦奚藉以傳之哉泣之有志久矣今之志則范侯繩祖所修也百年以來非但後來人物事實無有紀載而修明之者卽陶公州志朱公府志其於前後之訛誤挂漏亦未及盡考訂而補正之蓋吾邑文獻之不足也甚矣余竊病焉欲定將來先考旣往吾邑如趙可之玉峰散人及晁會之泣水集久訪之不可得繼而文獻如北庄建寧之郭氏米山之劉氏伯方之畢氏其書雖散佚猶有一二之存用是索諸故舊之家兼考羣冊大而歷代諸史本朝一

統志小而前後諸家雜著備極蒐羅凡人物事實之有關於吾邑者巨細不遺歷年既久篇帙遂多約計詩文千有餘首共爲二十卷顏曰泣文備徵雖吾邑文獻不盡於此然卽所見者則採取略備矣後有同志博加採訪因吾所已錄者而日增之於以補一邑之掌故以爲將來修志者考據之資不亦可乎

潞王琴記

有琴長三尺六寸五分漆黝黑有光雜金珠斑其徽黃金也軫以菜玉爲之撫其絃聲清越以長背隸刻中和二字字徑寸半許下刻詩云月印長江水風微滴露清會到無聲處方知太古情署曰敬一主人皆真書印篆曰潞國世傳印徑三寸弱篆倣李斯鳳沼方龍池圓而大內周遭刻大明崇禎乙卯歲潞國製八十六號十四字亦真書側窺乃可見額作方折形類八字尾與新製亦稍異乾隆丁亥閏月張君錫三出以眎余余愛玩弟忍釋錫三曰此潞王琴也吾藏之積年矣子其記之按史潞王諱常澆明穆宗之孫神宗之姪其父翊鏐以萬歷十七年受封之藩衛輝四十六年常澆嗣封崇禎中流賊擾秦晉河北疏告急言衛輝城卑土惡請選護衛三千人助守捐歲入萬金資餉不煩司農又言賊蔓延漸及江北鳳泗陵寢可虞宜早行

勦滅蓋諸藩中能急國難者時惟潞王及周王恭枬云北
都失守~~寓~~寓於杭史可法呂大器欲推立之而馬阮等已
迎福王遂止後歸 本朝以卒杭人呼爲潞佛余嘗考明
宗室之賢如周藩中尉睦棹寓藩中尉謀埜皆好古敦行
著書以自見於世鄭世子載堉精於歷算樂律之學辨證
詳確識者稱之如潞王者其著述雖不概見然不爲聲色
貨利之娛篤嗜雅業憂勤國事向使嗣位南都好黨無以
肆其惡清流得以伸其氣雖天命有歸非一木所支然明
之亡決不若是速也君子觀其器考其人以論其世能無
爲之嘆息乎哉惜余不解音僅能記其狀而弗能布諸爪
指以發絳桐之趣倘有善琴者爲之一彈再鼓而余與聞
焉則將從有聲以會無聲而所謂海水汨沒山林窈冥者
庶幾遇之其移情之深必又有可述者矣

枕煙樓藏書記

圖書出而文明啟聖人作而載籍興書契以來代有著述
其見於志錄者蓋其詳哉我 朝稽古右文 聖聖相承
經史子集莫不挾其蘊奧粹其精華擇天下之才學識兼
長者分修而彙纂之定以 睿裁其頒行者百餘種煌煌
乎極天下之大觀矣而海內之儒林文苑又各竭其心思
才力之所至多所訂撰較之前世倍蓰有加焉夫天地之

大鬼神之幽帝王制作損益之典歷代治亂興亡之蹟散而文人學士之所歌詠論說微而草木鳥獸蟲魚不可紀極之品類悉載於書其大者係乎綱常世教其近者切乎日用民生卽其瑣細無間輕重者亦足以備考核而有益於多聞故天下之最宜鄭重愛惜而斯須不可缺者莫過於書然人多役於勢利紛華有書而不知好又或雖知好之而力有不逮不能博取而兼有此藏書之富所以難其人也吾友張子雪樵嗜學能文自其先君子好書架上積有數千萬卷雪樵稟承庭訓靡不畢覽猶以爲未足於前世之著錄而未見者或訪之故家或覓之坊間於古槧尤

愛重焉至本朝所勅修者種種具備凡迄今新刻善本苟有見無弗收也一時書賈知其所好之在於是也遂爭相轉購以博善賈於是張氏載籍之富遂爲郡邑之冠其藏書之所曰枕煙樓余嘗披其簿目則信宿不能詳也蓋嘗論之天下之物莫久於書亦莫不久於書聖人之書固與天地無終極而存諸子百氏其人不必要皆賢其語不必皆醇特其持之也有故其言之也成理各有其炯炯不可磨滅者後人於其殘編斷簡猶蒐而錄之刻之火傳而薪不知盡舉天下之可久者無足以擬之乃後之人稍知學問亦每殫力於詞章剝心於著述蘄自表見於後世然未

幾散佚竭辛苦而僅有者不足供覆瓿彼豈無一言之幾於道者乎然欲其傳而不可得也故曰莫不久於書也夫其所以不久者何也或身處幽賤不遇達人品題或其子孫弗能守或粗聞於一時一地而未經刊布莫爲之前莫爲之後其不久而滅亦其宜也太史公作史記猶曰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則所賴於藏者之人豈其微哉雪樵之建是樓也特爲藏書建也巨細均收新舊畢採先之以經次之以史又次之以子以集隨其部分秩然有條方取多而未止其度閤者約以二十餘萬卷而復出與抄本不在列登斯樓也洞心賦曰勿閱一種按簿卽得南面百城無以易此余離羣索居無求於時獨有好書之癖而貧不能多有十餘年來惟資雪樵之書以送老雪樵喜借人看惟所求索而莫余厭也自恨衰鈍日不能盡一帙於其所藏百未窺一二而雪樵年力方強過目成誦寢饋於樓中含英茹實且揖讓古人而與之抗行吾何能測其所至耶雪樵嘗爲余言古槧不易購近時諸集又或僅有抄本人不及見吾將擇其尤者刊而布之以久其傳是其藏書也非以私諸一己實欲自附名山蓋大同之志也與夫世之積金玉珠貝以爲富又或偶得一編秘諸篋衍戒勿令示人其相去寧可以道里計哉此固余之所樂爲記之者也

25351



--	--	--	--	--	--	--	--	--	--

糸高平果元
糸高平果元

